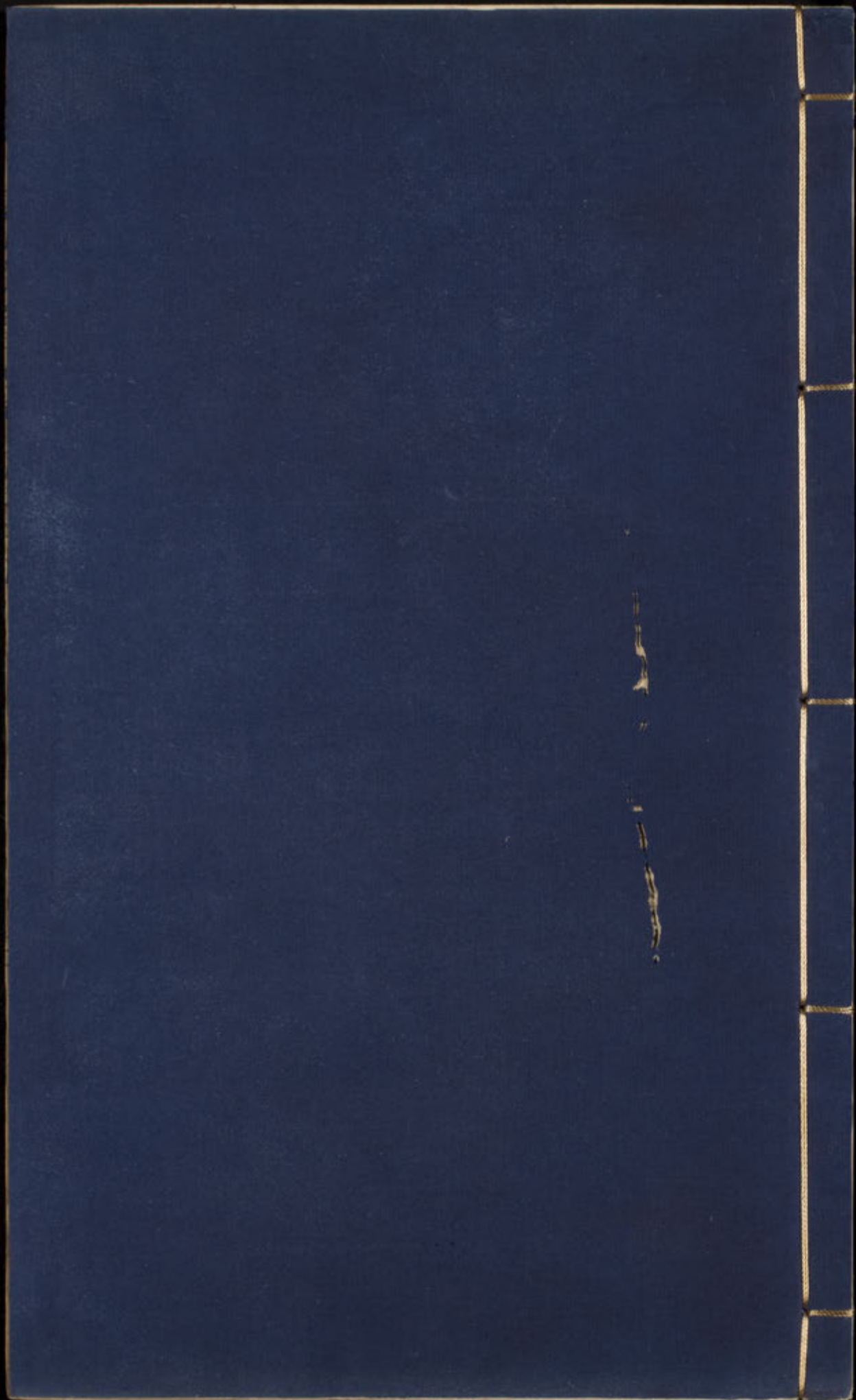




新錄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七



粵濱逸史青蘭約叟臣東莞陳建撰

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帝懷金

庚午景泰元年

吾皇帝紀初年景泰元年在位七年睿皇帝復位

正月朔 帝受朝免賀

上皇在虜營馬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幸請 上皇

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初七日 上皇書至索大臣

來迎 命公卿集議廷臣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欲能識 太上

皇帝行群臣俱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苗衷兵部尚書尋

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

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綱祭酒肅鑑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

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侍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

金錢故事其來舊矣

標題

奏請

使北

進寒

標題



賜金為恩 典為恩 林聰 勸帝 繼覆

孫栢潭言

為當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衰媒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侍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和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逮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恃威

謹按此一事見景泰錄言之美不私官戚之明亦為難得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如未聞有以一兵拒之者登不勝責責及付有兵士教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以覘之夜漏下二鼓王相公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

平也夫肉食者謀左氏言之而肉食者御未能遠謀徒以聚寡為技是實國真不可以敵眾郭公以身帥先與賊力戰而破賊二百餘賊人皆望風遠遁不敢南向中原此定襄之功何如也嗚呼祖孫一脈奕世踵武定襄公之謂也

謹按水東日記云郭定襄守大同

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眾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憊賊以鐵騎來追難欲自全得乎即後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登奮勇與賊力戰不一時賊大敗登追之斬首二百餘捷聞賜勅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殺賊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蓋軍士寡弱亭障缺敗蹊蹠踈漏

標題

有古

良將

標題

劉定

之上

言十

標題

六事

皆切

時務

李九我言

或云洪武中惟

取稅戶人才

用之納粟入

監之利非加

其賞意即得

失何以異曰

至祖之意以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貪而仕者營

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地

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殺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

制奔突或多招士軍以助官軍一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番居京師授

以官職給以全俸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閑塞奔歸故里

或乘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

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中國之兵

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

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臣觀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

納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殺攻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

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藝技藝

以為工商之所得供以供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

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犬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哉今宜痛革月

錢之弊新作操練之政一曰議政夫人主當總攬朝綱親決政務凡政事

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大臣奏于前近臣侍于側言官察其邪正

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幾也

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日新天命日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

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事省切時務 上嘉納之○以邊圉事殷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盜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謹按我朝創舉入監事例濫觴于此其源一開末流不可復塞後來遂

流以承承平日久天下之事無不目入于玩愒靡施不承權輿而太李

為尤甚祖宗朝最重太李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林至

卒姓堂即得錄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故洪熙初沈選監生吳信等為

給事中自是厥後其法寢廢迨至納馬上粟例行其奉貢皆一例拔次

擢歷聽選無復教養之失發倫堂遂為錢虜交易之地大司成止為執

利矣稅戶人

入而下利其

備上下交征

才之用乃全

山西行都司

天城衛令史

賈斌上疏言

漢桓帝不任

賢臣權歸宦

官唐文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變何可勝慨

成

王立昏之極
方欲謀入位
之例斯衰世
一切苟且之
政得失何常
天開欲使天
下之治必法
祖而後可

宗忽於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虜北行亦閭寺用事之所致也
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托匪人然群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
致其身豈空言與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經宸斷除去竊柄閣人專備洒掃凡阿諛者
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美臣於歷代直諫尽忠守節之
士與特寵宦官擢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

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奸官之私矣事下礼部尚書
胡漢震奏謂斌言雖有理然 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 給足爲勸戒所

趙我白言

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後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謹按王振擅權以來宦官之禍極矣終于正統之世未敢有顯然攻之
中馮堅以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起擢金都御史使斌遇高皇帝當
典馮堅同升矣胡忠安乃沮格之得非畏宦官故與

贈前侍講劉球馬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鉄次鈺皆好學通春秋通
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終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褫贈刑部

侍即楊寧巡撫江西召三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
乃出應舉鈺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鉄仕至左叅政鈺選

爲翰林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科第綿七不絕人謂天固所
以報忠愍云○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數教也先援邊且不欲送

上皇還京 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
營將殺之 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

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
叅將楊俊出與寧頷書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

虜失其鄉導於是亦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楊
信民先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息信素孚於民及受命巡撫至廣州民爭歸

進士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率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

先公

忠義

顯白

鐵鉞

並登

進士

馬軾

夜半

問雞

白魚

入舟

中

標頭

三月

大星

墜于

河

標頭

陶成

以陶

成配

子胡

大

兵

遂

大

貴

神

速

若

復

請

兵

則

緩

不

及

事

以

所

徵

而

廣

江

西

狼

兵

取

勝

猶

拉

朽

耳

興

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時鳴由賞

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

此逆賊受首之兆也時庸食聚船河南十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

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而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

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以所告告曰四旬內破賊必

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天州頭與賊遇果大破之庸食中流矢就擒伏誅餘

黨悉平興後封海寧伯天順中坐曹吉祥黨謫戍廣西

五月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素懸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

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素無城惟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

鋒成不可毫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益賊有潛入賊爲內應者

兵遂大潰成策馬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公大海廟其

子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

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焉○立京營團操法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

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遣選摘募

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

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

或用指揮一千五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

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

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戮左都督楊俊

先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詭門等入城皆不守既

而俞爲恭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覆擅調永寧守備官軍於懷來守備將

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俞專權擅作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

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乃其父洪懼禍詔取俊還京師隨營操練既

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仇種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

之法

團營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不易

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擊法司議罪斬于市

北虜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礼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

議和

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叅政完者脫欽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轅

標題

輒國政省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七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

文天

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契則均受及款和

祥富

耻屈意而陰使阿剌來言於是礼部會奏虜使迎覆當從明日帝御文華

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

吏部尚書王有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覆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憚曰當時大位

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焉敢有議但欲啟

使尽禮紓邊患耳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大監興安

復出傳旨呼言小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

象未答王直而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

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礼

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則惟言報礼不

及迎復實驕語詰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汝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

等遂偕虜使北行

謹按

七月朔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見實等歷

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敵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教

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王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

茅鹿門言

景帝當多難之

餘而能任登

選征北距

南轉危為安

易亂為治其

功可謂大矣

然不欲奉迎

夷而只此一

事大有道也

雖然而英街

之切實于是

始河也無意

于迎之也不

以迎之也不

欲其歸者乃

所以欲其歸

也此將取固

典之意景帝

不知之也一

時廷臣不知之也一
急于迎歸則
彼必以為我
所重在此而
挾留為貴以
休中國如宋
之徽欽迎請
愈勤而愈不
可得至委體
沙漠為萬世
羞推不怠其
君而無意于
迎則彼與其
抱空盾而無
用焉若婦之
以樹恩此漢
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来呵我每七月十

高公崇之機
語所以諷敵
而致太公之
歸足故英有
之復歸天也
非人謀之所
及也雖然亦
會逢其適也
值我國家氣
運之盛而胡
虜之無大志
也使遇五胡
刻石阿骨打
奇渥溫軍事
中國為帝國
豈如此而已
乎于此見我
朝福祚之隆
起於前代萬
分無方之休
端兆于此
標題

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上皇進紵絲四疋及梗米魚肉煤炒
酒等實等泣下行禮畢見上皇所居者布帳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
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曰當時朕非以遊畋而出乃
為生靈計不意被留者王振軍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
次阻住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
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因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不堪
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蒙塵之禍上曰振
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悞何及實即事賦一詩云重整
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重淒涼腥膻充腹非天祿草野為居異帝鄉始信
奸臣移國柄終教明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先
宰馬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會說接駕大明皇帝番在這裡又做不

英宗
面不

標題

也先

調回

標題

人馬

李實

使回

奏遣

使奉

迎不

許

許顯陽言

按劉定之曰

朝承平日久

景寧潛滋內

而奸臣播弄

外而夷狄憑

凌故已巳中

秋之變亘古

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們回
去奏知務要差太監及大臣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復
再三言之實等十四日辭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克同赴京復遣人
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七不花普化可
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
榮使虜報命是月十七日起行十九日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二十一日實
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
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何如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所悅夾道謳
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頌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
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初二日
楊善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
禮物來迎

秋評皇則資治通紀

二

賴人心默佑
皇圖鞏固
威以遏其僭
夏德以順其
化故庚午中
秋之變亦巨
古所無幹旋
乾坤極亂反
正何其神速
也哉雖然聖
神相繼千億
萬年撫念前
事豈不留心
于制治保邦
之良圖者耶

此孝
瞻仰
萬代
草野
不敗
失札

皇帝善曰太師仁孝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真萬代
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
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 皇帝曰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
定再難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善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
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
設筵宴請 上皇至其營錢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
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也先顧善曰中國好礼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 上皇錢行又各設宴
與使臣送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
送十一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
皇帝南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
謹按先是楊善等之使朕是往報諒和北為奉迎也而也先不復計此

中國
多禮
教
標題
禮
當
恭
迎
武
夫
尚
知
此
禮
標題
禮
失
而
求
之
野
武
臣
中
有
此
奇
標題

大學士龔遂崇詔獄時 上皇已入塞 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
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典翰林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意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旋無不喜躍則人
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
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
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
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
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謹按龔氏此書一皆正論萬世不磨孰意武臣中有此奇士識見過人
言辭觀當即令遂榮高穀等將其事業豈不可觀也
十四日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
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
耶詰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參素是

文聞此皆相顧無後有言者胡漢獨具儀注送內閣○十五日

吳無障言

上皇至唐蒙遺使回京誥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答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

之意相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督軍征貴州苗寇有功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

貴州誠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侯璉督諸軍往

征之時普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

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

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正

西堡長官司時署兩方盛疾病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舍保定伯梁

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還自麗川即舍征苗聚軌皆失利

惟驥擒其酋重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才

染瘴毒乞還朝廷及以璉守代之先是永樂間韃靼來降者多安置于河

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智將乘機誘殺至

不可收拾至是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虜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

厚典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番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群臣朝 帝召免朝○南京吏部尚書

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表見請

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須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

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驥浙江蕭山人初舉鄉試為松江訓

導教有成效以薦陞太常博士累遷至京官為人端重祇慎簡約勤庶居

宮大聲矍然若不勝衣雖王振亦禮重之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辛未景泰二年

呂涇野言

按菽園雜記云

正統間戶部

侍郎王汝

美每歸省

太監王振

伺候顏色

甚眷之一日

問汝曰王

即何無憂

汝對曰老

無私兒子

敢有疑此

真可也然

一笑思謂

謙安典王

紀正一切

也

春命右僉都御史王屹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屹施

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徃至屹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

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

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叢塚塋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上窮理

有所委任必委曲成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或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

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

屹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調兵右侍郎項

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勢朝待時必附謙耳密言及退朝亦

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妾內謙患其黨比乃調文曜為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

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政既退即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

臣相與商確政務罄其所言人懷畏懼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

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

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敷

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于外時不能行

會試天下舉人僉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脩撰林文為考試官取吳滙等

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俱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擇顏子後裔

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諫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

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愍絕玩好

慎舉措崇節儉畏大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

病生民休戚內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為陛下

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

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番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

君臣同遊為

開卷第一

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番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

唐荆川言

我祖宗以勤為

治無日不朝

而每日之間

有早午晚三

朝或有朝焉

誠省古戎亂

之端皆起自

蒙蔽蒙蔽之

由起自上下

之情不通上

下之情不通

起自君臣不

相接然徒接

見而不相親

見而不相親

故至祖御製

大誥首篇以

君臣同遊為

所以示萬世
至矣

標題

李賢
十策

標題

心又
一身
之本

標題

寫正

策置
本十

標題

左右

散銀
五金

標題

錢為
開笑

標題

楊守
陳銀

謹按

讀楊文懿公銀豆語真令人始欲下淚心當皆使有以此謠達奉

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奏入舍翰林人罵

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

淚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為

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為豆驅良工顆七

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餘把琅玕亂洒金堦中萬顆珠

賤走玉盤一天雨電鼓驚飛中官跪言多盈袖金當半墮羅衣裳贏得天

顏一笑惟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

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華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

豆洒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

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空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

願將銀豆三千斛沽取枯骸百萬人

謹按讀楊文懿公銀豆語真令人始欲下淚心當皆使有以此謠達奉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太上皇居南宮忠上疏妄言帝怒投

官阮浪等猶欲究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下者金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

曰是大凶死兆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

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

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

易占斷多奇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

鎮守太監裴當問寅七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

四初之應也能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浹歲而更能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

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

午乎自古歲數更九曜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

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墓下召問休咎寅筮

夢評曰王明公曰

標題

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

標題

南還時率以為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實言于亨

標題

曰聖人順天俟衰我中國反失奉迎礼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

杜靜野言

上皇復位授寅錦衣衛百戶○浙閩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為兵部尚

標題

書撫鎮兩省遂為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順泰四縣福建置永安寧寧

標題

二縣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標題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而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尽心職務

標題

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

標題

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

標題

雜應軍需及馬草夏秋盛缺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尽出於所積餘米蓋

標題

民賦歲輸石五斗之數漠然不見他後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

標題

縣學校先賢祠各郡縣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

標題

祠後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齊農餘米失于稽者奏遣曹屬尽括歸之於

標題

官于是下需雜然通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功焉後二年忱卒謚文襄

標題

謹按天順日錄記周忱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于附勢中官王

標題

為之所獲必過半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上林以此

標題

以祭酒蕭鏊為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機務鏊江西泰和人

標題

○擢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觀時辦

標題

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勢今此

標題

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于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

標題

道議以聞吏部給事中毛王為奏稿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

標題

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王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標題

雖罪觀犹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入至今以

標題

朝廷

標題

雖罪觀犹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入至今以

標題

朝廷

標題

雖罪觀犹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入至今以

標題

朝廷

標題

雖罪觀犹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入至今以

標題

朝廷

標題

雖罪觀犹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入至今以

標題

朝廷

大開
言路

標題

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共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王意解乃稍易

數語而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

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謹按此言毛王何謂不然也

王申景泰三年

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

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

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 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

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取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

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

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

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立觀

車製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銳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

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五輛一面二百五

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

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

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

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賊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

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

把賊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泰贊軍務總督邊儲東山東曹

州人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

掠男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壹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孫安

馬營

沈蛟門言

按舊路圖籍想

田邊界前代

有通歸之明

效近世有本

策二公之小

試而今口他

去行之者何

哉愚一治安

要謀則也田

之條缺極汗

悉明自其根

割切蓋深有

望于當今多

便減致行省

焉

標題

商輅

上言

邊務

古人

已行

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耶

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能○四月命都督同知孫

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

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

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受以方畧仍僉盛贊其軍盛至列

其利害為八修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入城完復

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

餘糧于官凡官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

年邊人賴以歡給歲亦屢登○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

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

兵叅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為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

人如漢趙充國諸屬府番羊牦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

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

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干該司行

謹按工氏鑿曰夫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

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利卒坐困而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

震武西逾雲川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帑此前事之明效也

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者何哉

五月二日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

宮改封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梁王見淳為許王易儲

詔草陳循筆也俞廷臣俱兼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

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

史王文楊善王翱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鑑王一寧並加太子

少保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餘不能尽紀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訪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

張洪陽言

接天順日錄云

景泰欲易太

子群臣林下

利害無敢異

辭于是即以

宮僚差秩付

之閣下任其

所取文武群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等者十七
八自公孤而
下數十人為
太保者十人
名位之濫一
至其李賢等
五人不可一
易之後人情
悵然不平貪
其利者自以
為榮不知其
非善後之計
也而天道無
一不盡革無
餘因而譴貴
者亦多面視
不顧者又有
開馬榮厚相
尋如士之
身不可不
審也

標題

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
府知府黃瑄庶兄黃珙以得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珙欲奪嫡陰謀使
人殺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德兵部督僉事武毅發珙情罪置獄當
死珙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
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名循持筆作半跪
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來英陳不可
不止奏上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
部兩尚書之誣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
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
也珙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殺以事降黜棠因此致仕及
上皇復位珙飲藥死斷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瑄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王命洲言

洪英儒雅
子自任浙江
考案為被黜
者妄訴之又
且加誘毀朝
廷不及察而
罷之令致仕
及現實行
作之人飽載
而還者反元
是非之口不
知此為何也
愚謂考察使
官在命使而
所以考察金
使在朝廷當
討公道不明
如此又烏用
考察為哉

命左都御史王艮總督兩廣軍務時廣西寇賊擾攘兩鎮守官
觀望不即討捕故命艮總之○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
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
職者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機務文保定東麓人初與中
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以語高穀上亦憐陳循使見寵任恩有以
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
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奏上果
用文尋改文吏部尚書翰林學士

癸酉景泰四年

春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

標題

汗 朝廷欲往報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之札部郎中章綸言可汗

標題

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

林次崖言

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焉瓦剌王庶幾得躰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

按彭氏語曰我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

增定各御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

順天應天二府各一百名

浙江福建各六十名

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

山東四川各四十五名

陝西山西各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

統三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定額

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

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

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

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為

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後

從來亦多窒礙故也

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

閱軍伍其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

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破

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為奇兵張左右翼以

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

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

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

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

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

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

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

蛇陣

八門

三奇

標人

有神

道設

標教

陣法

至今

不齊

標題

既安

中官

之難

得

天下之水惟河

為大故水患

惟河為甚先

是河為甚也

宋札州府等

已外山東丁

夫間亦通

河分為三水

人有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徵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

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

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大監阮安治張秋決河

道卒安交趾安為人清苦介傲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

池九門西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

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

謹按我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民于無疵正統而後司禮監用

難乎若人之選矣空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軍二三人附于卷末

如前史官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十月以左諭德余有貞為右食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縣

自開封府比徑曹漢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文

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於漕運艱阻先是遣工部尚書石漢侍郎王

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可以

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理以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

所鄙遂懷悵惘因以玉帶獻於陳循七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

庶朝廷忘其諫而薦可免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

行度地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召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正

果斷者以協助之乃召嗣還

甲戌景泰五年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

馬李詔為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

少年皇月八日台通記

十一

亦何足貴也

道大學士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學海內之士聞

標題

風快觀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

標題

後世者耶像制即中章綸亦疏古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

標題

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

標題

虜也先弒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兵討

標題

之二疏既上浩名至京師○時又有大學士西安姚顥疏言王振竭生民

標題

膏血脩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

標題

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折毀用

標題

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標題

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於世焉○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

標題

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遣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

標題

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曰縮不

標題

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奏修德

標題

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

標題

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於南宮以敦同氣之

標題

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

標題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

標題

帝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乃傳旨自門隙中出舍錦衣衛即刻逮捕入

標題

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縛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

標題

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

標題

沙四塞乃密敕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

標題

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珅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

標題

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獄下而公

標題

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

進士

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時有給

此

事申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便殿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

言官

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

茅鹿門言

點爲雲南經歷復春所請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

言官

言南城多樹事巨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

盛稱

故懼甚復備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受凌剝之刑○召薛瑄爲大理寺

人

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

京大理寺卿

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粟富貴不

與

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

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是秋復勅礼部纂脩天下地志礼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

詔頒君鑑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

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賢聖之君事跡浩漫

難於遍覽今時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

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款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

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一祖宗矣

乙亥景泰六年

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兩廣始此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

征廣東龍水徭賊破之時龍水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

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及獫狁人同官軍直抵徭寨斬獲甚衆

八月扶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午門謫莊陝西

標題

進士

此

便殿

言官

茅鹿門言

言官

盛稱

人

京大理寺卿

與

是秋復勅

詔頒君鑑

擇取最切

爲一帙

十二君之

乙亥

正月

征廣東

民罹其害

八月扶

定菴驛丞同死杖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 上皇及加恩 沂王忤旨

錄于

霍渭南言

諫遠驛丞并拏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丙子景泰七年

春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

至公卿先是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

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

重味非公晏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奉諸凡

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

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漚以和藥凡九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

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以此才尋一個來換于其衆官然然而退

謹按取末幾同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備奏

之公叩頭謝罪帝曰吾自知卿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備奏

聖諭為其于公曰始入時之既入復請乃嘆曰老夫有不是處

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

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久馬驟牛羊暫罷

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十文

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調

兵部尚書燕翰林學士江淵出礼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 朝廷欲求二

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司官不相睦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

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璞河南臨

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

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婦者璞往其家几上陳銀

按于公所以致

信任之專矣

由興安金英

諸人之內又

按鎖鑰錄京

泰間用人多

密訪于少傅

于謙時缺祭

酒翰林徐有

貞當意補之

以門生楊且

為少傅內知

托為之請至

于并四少保

曲意從之同

中使言于帝

一日退朝召

少保至文華

之曰徐有貞

雖有才華然

其心奸和望

奏言

器前列金盃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曰乃民語吾

標顯

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上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夏寰宇通志誠

標顯

總裁纂脩等官皆進秩有差○礼部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

陳如固言

十二美○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舊制南北京例令四方之士

陳如固言

遊大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

陳如固言

侍講學士黃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

陳如固言

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具摘

陳如固言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問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

陳如固言

旨令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

陳如固言

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

陳如固言

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份欲措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

陳如固言

倫持指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礼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

陳如固言

子而為暴才稍失大臣休難居內閣之勳能默不報

陳如固言

謹按平焉至是又為其子計論其不公奸謀百出孟子所云

陳如固言

子叔者使也為政不用則亦而也矣又使其子弟為知而後於富貴

陳如固言

之中有以故也而陳循何以以此也惜其意未定而張寧劾奏不報

陳如固言

識者謂景泰之不辨奸偽權寵安得不盛哉又按周季士叙明宗樂

陳如固言

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官即于門上說事輪流向內

陳如固言

確政務高少保此奉正端舊制也愚謂萬世聖神能繩祖武勿察夢

陳如固言

上下之情成密勿廟堂之美豈不偉典

陳如固言

冬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陳如固言

英宗睿皇帝英宗北廷元年丁丑復

陳如固言

按謚法云精華茂盛曰英聰明英達曰睿英宗自北虜而歸艱苦倍

陳如固言

嘗大率所行多有善焉故有是謚

陳如固言

丁丑天順元年

陳如固言

正月景帝有疾群臣武清侯石亨等迎

陳如固言

上皇復位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居

陳如固言

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

陳如固言

為弟須之矣

陳如固言

天下昇平之世

陳如固言

則父助子繼

陳如固言

兄弟弟嗣天

陳如固言

理之順順天

陳如固言

下所以亦貼

陳如固言

太相安于死

陳如固言

事之天為日

陳如固言

已已中秋之

陳如固言

變而其位已

陳如固言

為弟須之矣

至八年帝不豫而位又為兄統之及易圖轉天下所以紛七籍上即備半更其有難處于此也至去正統為民而比述被帝公勿而亦宜為民而立故曆數之曆自不得全于上皇而別議復也六奸臣乘間生隙食天之功以為己力假迎復之權以欺朝廷誣外藩之罪以報私忿致令親戚之憤作天也

景帝病亟大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食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群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是月十七日視朝識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軹張軹左都御史兼鴻臚卿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于南京許馬十六日既暮軹等會于有貞宅時有

植更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為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軹首肯之有貞後升屋覽步乾象巫下曰特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

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往

會亨收諸門鑰開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軹等惶惑顧謂

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

亨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輿有貞等前

導忽天色昭明星月交輝上皇顧問卿等為誰各對其官某遂升奉天

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並入候

景帝出視朝祈遂前諫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群臣失色頃更鍾鼓鳴

上皇復位矣群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是月有旨逮少保

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末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貞

沈虹野言

按天順日錄云

王文物謀于

王等未必知

石亨輩不過

欲求為總督

軍務一切兵

政專而行之

耳不得遂其

所私乃乘此

机而陷之其

餘皆因平日

不足者而中

傷之未必皆

知王文之欲

謀也况王文

之謀其美未

發所以謀賊

者多非其罪

乃曰臣等性

無哈銘試百

亦廣及太監

王城等于市

陳循江洲俞

士悅項文耀

王偉古鏞丁

澄沈敬等下

獄以其知于

譙

尚書俞士悅

江洲侍郎項

文耀王偉古

鏞丁澄沈敬

等下獄以其

知于譙

迎立

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是日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典幾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鏊商輅

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礼部章綸于獄擢為礼部右侍郎 擢太常

寺卿許彬為礼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辦事高毅乞致仕許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

此義舉也臣子當為第彬老矣無能為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謀以

成功焉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 上瑄亦為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

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軹為太平侯

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軹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

百石並子孫世襲軹輒英國公張輔弟也軹尋改名賜口論隨駕功擢鎮

撫哈銘試百戶表彬並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譙王文

范廣及太監王城等于市陳循江洲俞士悅項文耀死發口外

未遠充軍蕭鏊商輅王偉原籍為民于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軹

曰若不殺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于洲際行營曰

漢帝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假奪門迎

復之功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

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置譙等遂大獄則權不專棄機

機言官劾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跡

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

不勝憤反覆力辨譙倪首不辨但言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

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譙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奏上 上

猶豫良久曰于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譙等于死今日

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七屬皆發邊衛

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七屬皆發邊衛

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七屬皆發邊衛

充軍

徐敏言

謹按

御史蕭維禎所摘獄詞謂文謙等欲行主立外藩依謀反者律

慘矣

變于進以社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於
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机密事
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
昌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御者俱改別職以景
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黃謙俱改尚書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
政參議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李士口吏部尚書
王直札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履直子檣為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為
錦衣衛世馬鎮撫○二月朔皇太后誥諭發

景泰帝仍為成王歸西內越數日會成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復為成王妃欽天監奏年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成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

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進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蔭

其二子○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

都察院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

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輶為刑部尚書九疇

二人皆薦介苦節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輶初

為進士差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墮水救出衣尽濕得一綿被自裹有

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擢監察御史獨振冰孽之聲

薦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破則補之蔬食

不厭與同僚約二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

九疇
唐名

清不如使君之清

有未及知者九疇初為兩淮鹽運使薦名太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

陳如國言

按詞林記三

文淵閣事有
貞所自著也
閣在御府內
內非人臣所
可掌知非功
軍官進封爵
識者已占有
貞其有不終
之祿基于此
矣

標題

有貞

學文

淵閣

事

林如國言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司參議兼侍講呂原為考試官取
夏積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燾陳重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止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封武功兼華
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詞林記曰掌文淵閣事有貞所自著也閣在御
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知非軍功官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也○詔
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
故也正械至引見時憐甚出蓬蒿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劄于市○前
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詔語
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部

邑親識人皆知之及

上復位鄉人慮震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邑人

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事喬新構

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在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竑

及代竑草易儲之疏具劾官校逮至京鞠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逮巡

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參將石彪奏害自

大同逮繫至京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對曰陛下明見其得

其情遣官勉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張軌等固請罷各

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參政

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石亨輩惡之也○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

李賢言於上曰王翱薦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

標題

癸太

倉原

之躬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竚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王

施從陽言

按國初用人存

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

后及

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中宮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令護持令

鑒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德初方卒

山東民饑發太倉銀四萬兩

賑之○四月調礼部右侍郎章終于南京礼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等

于上故也○詔處士中興貴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求聞者所司具

實奏聞

表于世之
矣吁世變江
河胡可抵也

謹按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

標題

天下之遺才庶幾國

林見孝言

按天順初王

呈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

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于勅取

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礼絕至

是復行之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肆恣作大第于皇城

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尼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

謂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

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

疏語實為至論惜無文章見不及此

標題

奏王

來朝

標題

乞加禁約

王振

宮祀

標題

楊瑄

刻石

享吉

標題

天變

白李

美等

標題

老樹

標題

政九

言路

貞事

之速

甚易

謹按

六月

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招魂以堊朔像於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

曰旌忠儼然勝奉其香火○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逮

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亨曹吉祥等

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審實於

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兵科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

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

欲加排陷且言鵬乃以誅奸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

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都御史耿

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鞠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

逐併下有貞賢于獄曾是日晚雷電大作雨電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

老樹皆折京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參

政九疇布政使絳亦參政御史盛賴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

言路從此不通矣越二日 上復留李賢為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

貞事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御之故起此大獄使兆感召天變如此

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於此矣○內閣丞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

甚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引疾懇乞致仕而歸

謹按 瑄綴錄云薛文清季行老成而因奏對誤陳李士遂以失寵求退

六月命翰林脩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許

上庶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以上

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薊縣 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 上

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

乃論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

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 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

目之外乎
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

亨軌請為誰 上曰吾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

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金通政司左

叅議兼侍講呂原入內閣叅預機務原 上曰水人七月六日承天門災

詔赦天下○復下有貞獄發 雲南金蘭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

亨等因諸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為此而滅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

捕有貞于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券續禹神功之語

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且有自

撰語 上曰計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

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善國柄有謂治永布賦神禹敢以定策貪

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礼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蘭為

民後數年曹石敗乃赦歸士權 秦州人博極群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

教授多與孝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怵威則有貞

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 金蘭歸負盟士權

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焉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校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

職 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王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

奸究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擣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誅謗

之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誅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變則人情怠

法舜為 堯上 功上 以堯 舜為 法

賜軒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輓致仕輓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蕪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

岳正即輓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輓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上言謫脩撰岳正廣東欽州同知時正數為上言曹石勢大盛恐

周用齊言

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奸邪蒙蔽詞

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飛語指為謗訕內批降遠州○調許彬南京礼部侍郎尋復出為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成廣西南川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鉄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復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古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

以右言上重言意別選人以成之由是亨意不悅○私人參議廖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與王謙謀乃復賢內閣○八月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肅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為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其后復至大同

郭登言亦如之上謂之故謫○于郭謙為重君為輕之意也所以得罪英布也○建岳正繫詔獄謫戍蘭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源縣以母老留閩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嘆選者以

私事中之建繫錦衣衛徵拷掠備至謫戍蘭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上每語及輓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正

當繫括上題起畫像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九月朔命大

必審 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

鄒澤山言

閣與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時入見詮

鵲浙江太平人

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內閣自三楊後出親擢者惟岳正

兩手大郡撫

與時為然○勅左順門問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

政務任至刑

張軌輩每朝頻入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

部侍郎為一

人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

時名臣楊浩

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

即景泰中太

召然後往 上覺其意故召諭之 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

幸隆祠寺及

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應之不應者不用○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

清計也先執

府知府河東運司叛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

廷尉御史

內外臣僚為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祖宗之朝不

○十月遣行人曹隆齎勅書札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頗欲

拘常修如此

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翥教蔡京招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

故人臣亦不

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傳之

心力天下本

子累薦不起實淹貫詩書動遵古礼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代為草奏

昇平也而祖

即日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之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宗之法万世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禮實本朝盛舉

何可也

上從之遂命行人聘焉○時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

標顯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

標顯

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

標顯

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

標顯

亡國之物不足為宝上然之乃罷巡邊○十一月兵部尚書陳璘言有罪

標顯

一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其怙勢乱法賊賄狼藉也先是于謙被籍

標顯

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

標顯

上

其甘旨水言

初于謙等之死

之物不足
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父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
無筭耶時上怒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

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脩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

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軹曹吉祥等

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御亨輩

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口太平侯

張賜卒賜先名軹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

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

謙言王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

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口置先師像于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

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坐之設惟東西兩凳耳至

自李賢自吏部入始循品秩設公座於前堂之議彭時不可曰宣德間

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

亦不宜南面坐賢慍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

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並蓋武英諸殿太李士當如何即蓋

殿閣皆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決無正坐之理

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大監傅恭送銅軹飾金孔子并四配像

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行四

拜禮

戊寅天順二年

正月上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太夫人王氏

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樞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口

請皇太子出閣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

出閣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

出閣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

漢中言

之哀也故三

王五帝之時

國無異政家

元異俗其民

惟務耕田鑿

井朝夕勸渠

先有息寧者

此所以熙上

碑也世稱杜

洽也自梁武

之後儒道方

與王造同聞

遊惰之民不

托于沙門不

可勝紀其武

中已令還俗

不守自披剃

而當義宗此

時又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師而聚集京

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

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讀讀官先大孝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大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

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景

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

京師聚集 上謂李賢曰 從意可如此汎濫賢曰幸陛下明見最是宜

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

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勅內閣

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

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脩 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

等日脩刊布焉○李賢日錄曰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記可舉景泰間陳

循車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廢昏鈍得傳之流其

而退因 上欲將通志重脩發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不可不

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

秩翰林為之一清

謹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資格而亦不聞委廢昏鈍之請方孝孺楊

然即自告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員

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宿齋典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北狩嘗憫建文君

之沒無所加礼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

五十九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上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

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或以

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

聽其婚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

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

秋平自三月公資通記二景泰二年

存心
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檄
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貪暴縱

肆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上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
知其謬也勅與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

甘肅此八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自
定議以大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

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瑄在寧夏陝西布政蒯創在甘肅
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而廣盛乙終制不允持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頡頑自
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而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

可平矣衆視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
起之盛與彪協謀破賊若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居居房事利以病卒
上謂李
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

誰不畏服乃舍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
見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為侯者不知有責又乞恩澤朕終

不允之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
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因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何職

賢對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耆德輔導之宜授宮僚次日發玉音召
吏部為左諭德朝士皆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具疏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來聘爾如何不就與弼對以老
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

酒柴米
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
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

朱養淳

按何喬新撰朱
養淳字仲玉
美神道碑云
養淳中興既
兩廣合兵勦
賊屬廣東參
議朱公英督
察奸弊參料
范信以兵會
勦大勝峽信
利廣操動至
居民苦之
屠戮殆及又
欲并進城
知屬之以為
功朱公力言
其非功一
間使清軍
承班師者
民始免屠戮
之慘愚謂
功安後行
大戒即此
之則當時所
謂使若八百
擒斬數萬
民第戮如米
奉永平類
不知其幾矣

火平三月...

三

余同楚言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實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收敬盡禮待

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推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

有疾不副名務當大任儲勢不能行人省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

漸而至不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辭後

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賢為言於上曰果為此亦難留也復召入文

筆殿賜卿褒嘉賚以銀幣叮嚀無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以資供膳乃舍行人王惟善送歸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

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漳州布衣陳真晟詣關上程朱正學篆要不報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

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

聖賢踐履之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鉄門關主敬二字乃其至

至他日跋石

之行至江西引元楨編脩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

許覺猶吳草廬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卒

許安張好祥謂不可見不必見其不足于吳東者而多矣雖一舉倫平生

不必見之意同康齋嘗以弟奪其田補計囚首跪訟于府廷廷祥作書

切責之末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時知杭州者

番隅張

公墳也

時上畱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

厭曹吉祥等干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

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

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且

從容論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

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上一日屏去左

右召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

張朱進等說

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諸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

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此或謂賢招怨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

湖廣等處銓官盡數取回物議沸騰以為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銓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華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上曰

吾亦悔之

十月上校獵南方上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藉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則海戶合

圍縱騎士馳射於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矢禽動感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問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

不許獲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內臣以為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

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惧其威斂之於民聚獐兔雉鹿而獻之內臣以

為微所獲遣人領進上果令入密訪其州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上上一日與李賢言宦官將冕雖曾效勞其實譏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正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冕復於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曰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諛說珍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朱人

自古欺罔

者由子

者行九

千宮

一然

害人皆知之

而人主每寤
遇而專信之
何也蓋彼朝
夕左右其衆
私利而害之
易入乎之局
洪使人主不
察必為之所
中則宜其
大臣即主上
敢為之
訕侮弄教
柄我胎非
小也我美
皇帝深觀其
奸而美之
遠之其
得而下之
也嗟乎
則其是與
每曰吾家小
斷坐于文武
百官之上而
其未發達
汪淵就其
柱也

陛下絕之最是○虜酋李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進都
督同知俞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虜兵時欽副彰武伯楊信守
延綏李來入寇神木孫欽出兵禦之于紫葭斬獲甚衆既而虜復入安邊
營欽分道拒之連戰于野馬關等處俘其將鬼里亦獲駝馬兵仗倍于紫

上優嘉之遂有是命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刺所殺哈刺復為李
來所殺諸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讎敵久之始定於是李來毛里孩阿羅出
李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其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已卯天順三年

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謀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

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所自在州知州修成詐以他事

境上乃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

譯者往建州而酋初不肯承出詔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謝○權

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尚書李隆薦之也○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

死彪魁梧驍勇景泰中粗立邊功遷都督為大同遊擊天順初以石亨故

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

異遣人撫察之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禁朝臣交

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者上召李賢

曰諸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

湯霍林言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木衛官亦然於是朝臣肅然

交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獄死亨貪恣目甚賄賂公行

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燿天下寒心

而亨恬不知戒上下星象慧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蓋群陰圍蔽太

武之士靡不

門惟恐其後以計先我無復論才之天否風俗六壞不可勝言上亦遂知其非但復置之初府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頭路之門從開而己初時有義勇賊事一缺某之如蠅蠅尾爭欲得之則後得至多而謀之名死一入蓋用人之

陰之象也時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破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命亨帥師禦之童先立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未晚也童先曰特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上曰初念其功累宥之惟收其兵權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謀於是下亨欲卒死獄中其黨皆坐死

童先李氏賢曰石亨罪惡貫盈當時若以石彪鎮大同成為不可蓋在言按京武官多出其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討可勝言哉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英衛之剛明果

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係上入何如耳

十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情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上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標題 難得 而功 失 標題 石亨 不批 之謀 奪之 上曰然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初不起率文武群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位安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後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

一字 非順 庚辰天順四年

朝覲

行

不悅

年富

千

李夫

在年

富

不喜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不可

賢

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

才行超越政績顯著者布政使賈銓等十餘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

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等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使蕭瑄為禮部尚書

部劾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

為右副都御史召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尚書缺

上命李賢釋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左右不悅富者其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

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

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一月令員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自改

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不忍

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款自首猶

豫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

陞職者四千餘人書旨改正或有諫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

奏請傳旨乃免○德宗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

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微王後秀王國絕○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

原尚賢少卿兼脩撰柯潛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人○三月廷試

賜王一夔李永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有祈順者廣東東莞

人遂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其姓名近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二

甲第二云○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

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二人為人燕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焉○八月

虜又復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天授兵不

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掠搶炮火徹于京

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勢莫能止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百官

軍有張欽揚
信累討敗之

而北邊流木
全寧遂安

先後以江賊
勢益猖獗

臣從武西復
哈爾北復大

寧中勝河套
爭不毛之地

今此大同一
帶乃京師內

地本向坐視
其恭抗吾民

騷擾區宇
非予夫之計

拒于二關
今虜不敢南

向于不都而
威風遐暢

不攻而自退
矢彼擄兵不

動而予推其
意乎

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

必曲為解說其至書中所載不詳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

詳說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

如此豈臣下尽忠之道賢曰自古 聖帝明王皆畏天變曾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

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大

旱蝗恭親督捕殄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民冤獄在萊

州六年威惠大行迂湖廣左右布政使巡撫蘇州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辛巳天順五年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唐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頗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

巡撫崔公或

首至連逮二

十四人克軍

袁了凡言

按救國維記云

天順中南北

隸清軍伍

御史郭觀持

法類刺昆山

縣有一人誣

云巡撫典御
史各領教書
行事訴之无
益或云在京
刑部御史院
微情必大理
寺評允無碍
方敢决斷御
史在外行事
旁若無人刑
獄苟有冤抑
伸理平反非
巡撫而誰訴
之有益于是
往訴崔公果
為平反之二
十四人皆復
為民時又有
提督學校歐
御史者考校
筆士去留多
不公被黜者
相率訴于前

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 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
枉人且如行臨川王典四尼姑通姦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
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辦之貧
困言往時行事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
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之實虛○四月 上謂李賢
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閔銀十四萬餘兩奈
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
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領之賢又言
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
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
或能立功又典其爵豈有索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
官多軍少民供其奉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繼之諸生復

上曰此事固可慮當徐為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六月虜酋

往訴公一一
親視之其具
可省數送入
中卿試者有
登進士者建
按今日以巡
撫而能反正
御史所行者
鮮少大理寺
平反之據其
崔公之事其
識斷可謂超
出尋常方也
矣

來寇迤西涼州祥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鏗帥師禦之以兵部尚書馬昂總
督軍務○十一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吉祥
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為恩惠收以腹心
天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昌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
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面
從子欽昂功對昭武伯高恭殺人事齋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
諭勳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京而立

標題

大明

皇太子時孫鏗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 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兄都

標題

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鏗等

標題

就推兵入營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晚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

標題

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待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合番兵五

標題

謀不

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殺錦衣衛指揮逮泉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

大學士李資廣寧侯劉安執王翱於東朝房時禁門竟變不開欽黨縱火

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北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

之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

林二泉言

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鏜敗走斬之瑾為欽所殺相拒至酉鏜以百餘

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鏜及鐸於是欽走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

而致令千上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謚忠壯贈

寇深少保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資

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京師有賀三老

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

可及欽謀反凡姻親誅竄殆及三老獲免○起前都御史王竑參替其京

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資請起用竑俾與兵部

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

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資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曾

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

寬恤開言路先是李資上言曹賊就擒非小變也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

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

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

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劝其賢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

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得失與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

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不但於已無益又恐觸

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倦上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

失也惟和佞之臣惡其方已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為莫敢誰何由是朕宗

標題 戚族至于大惡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為之今

標題 可於詔書內開列先是自天下初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由是權

標題 奸得肆行无忌相繼反逆故貧亟以為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

標題 尚書馬昂王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賞薦曹欽得官大營禁兵

標題 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

標題 衣有虎徹吟刺雖諸勲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

標題 貌有福如昔人所謂福時云○擢吏部郎中萬棋為太常寺卿棋江西南

標題 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要官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

標題 是研精以下公卿戚貴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

標題 序班進主簿 景泰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諫召襄藩

標題 者石亨以問棋曰 皇帝在南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金與占及徐

標題 有貞仰觀乾象合

標題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中曹欽反

標題 執王翱李賢時棋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來多

標題 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俛首其兄鐸曰馬君言

標題 是也欽乃揖王李二公而退事平 上聞其壯之召其賜宴勞焉遂陞大

標題 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上與李美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貧曰

標題 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

標題 奮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來曹家是乱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

標題 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將勵士卒

標題 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

標題 **謹按** 正統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巨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為

標題 耳肅總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涇提兵往救

陶石贊言

祖崇朝行此令

者以按科目
所貴不使卒
老肺下不使
天下自責不
之嘆也立氏
濬曰洪武永
樂間入仕之
途科第有定
額歲貢有常
數學校貢典
吏部選調其
數商相當上
時選用者本
聞之入而需
選者未聞濬
滯近因言者
國士子之往
來又放縱亦
其不足為國
計不足為國
策上馬久時
并各目于科
幸之外別開
岐徑遂致人
才散結于前
有需次十年
不得與者往
上崇老于與
調老老之人
皆非消沮而
請天下而致
事理之難
矣

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週迴二面阻黃河土肥
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幾二千里南
至也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
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為國者也唐三受
降城在河套比黃河之外元陳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
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如渡河來犯近也鎮守都督王禎始
築榆林堡城設法禦之築瞭望風煙創綠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
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
遏寇略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
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同機便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國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歛近
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
罰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
嘗一日忘了南城時此等言語當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
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目着朝廟行拜礼各廟皆然出則視朝
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能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操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敢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豈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則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太平也○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
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五十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
一行焉

標頭
壬午天順六年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聚大人民供輸困極
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

標頭
今生
員四

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

楊昆阜言

被立氏曰

之設中國元
之自佛教入
中國始有血
三代必則祀
神皆以土元
所謂像教也
不知孔何時而
乳至何時而
始為像焉乎
姚祿有言北
土敢有為泥
銅人者問謂
大泥人固非
中上祀至人
法也后世莫
弄其非亦狗
異教而為之

其狀甚非神
而明之无旁
元真之道也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標頭

許鍾斗言

按唐氏直南曰

言數奏者不
同內閣事功

為壯久則為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

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被困已極若不趣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

供給人民愈加地窳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

之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

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屬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

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坐軍馬應為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

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子廬像歲久多剥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

脩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于大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因其

未壞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鶚云

此舊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于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

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也于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為木主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夏制夫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懿○九月四

日皇太后孫氏崩諡曰孝恭章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

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以極民為已任不待

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關乞留詔奪服友任明年

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關借留時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

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癸未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

陵人○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

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

元亡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息弭 上覽之復命賢上寬

初三場一本

江南所造綬足及磁器與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及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
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止取前十
條行之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
今雖不能全然至於利生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上以苟祿位然 上知
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擢吏部左侍郎姚燹為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叅議尹旻為吏部右侍郎
○追謚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為恭慈章皇后

世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有笑曰此朕少年事歎復后位號不果至是
孝恭皇太后既崩 錢皇后為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

人畏太后殯葬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為不
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

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知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為
唐文 上即命舉行之

譚振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廟北狩每夜哀籲拜天陛則卧地
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能迎駕之費英廟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
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

歲贈太保謚忠安濙廉節寡慾自奉澹薄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為尚
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然為人淳謹之骨鯁風節是故罔恤建

文之難悅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濙職司宗伯皆脂膏
阿順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重云

下錦衣錦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
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

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
臣錄乃不及

顧陞初言

王文瑞胡永安

二人皆京朝

元在商書重

望天下仰

而彭惠安名

臣錄乃不及

政評三月月合通記

之乃使邏卒提撫彬陰移數十事上之

吳無障言

及柳黃氏曰石亨初欲陷徐有以得馬士

之乃使邏卒提撫彬陰移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等問只要一個活表彬遂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為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雷震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倘當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達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伴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著多官庭鞠我對眾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故望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暄亦得免

巡撫大同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維還京諫事帝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司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天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越上以其人貌陋論李賢曰天同巡撫維待以韓維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從陽言

上復謂賢曰王越是蔡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甲申天順八年

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

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一定后妃名分其三分勿以嬪御殉葬其四三殯殮器服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着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

時驚愴歎曰所言閔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

今真成德事也正月十七日上崩

韓求仲言

我朝自太祖以來皆以婦妃殉葬至景泰

二月二十日皇太子即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太行既崩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

求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鏗尚書王翱年富馬昂內閣學

子知 道 齋 而 死 安 示 其 葉 之 調

車曰是累朝
皆曰之鳴
英帝之仁至
矣抑計親笑
而以一之
身而天順中
行事與正統
中大經度何
耶蓋並由初
以幼冲嗣位
生長深宮未
諳世故以故
王振得以擅
權誤國天下
幾危及北狩
諭年而歸子
是艰难險阻
倫營之矣人
之憤憤不知
之天順復宜
大宅遂所就
政務解遂長
奸精明之治
分則乃於
錢太后如慈
慈之稱而貴
妃止稱
皇太后焉
豈日順治天
下是日同議
者俱忤內旨
有後患皆隱
默不言惟李
賢開端而彭
時極力
繼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
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
大禮焉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泰政
溥松江華亭人浮躁嗜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勤可教內侍書者或
薦溥試蕭微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今官溥所教內侍后多顯者溥
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
兩宮
同尊
為宜
標題
字微
加二
分別
溥言
當以
遠詔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
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于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

李賢陳文彭時為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專累朝例也 上即位
之明日即會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
周娘娘為 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顙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
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
正綱常舍若以尊所生慈損 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
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
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
尊號今日各分固在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
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
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
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 聖例加二字不然無
分別乃於 錢太后如慈慈之稱而貴妃止稱 皇太后焉豈日順治天
下是日同議者俱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
繼其後賴 上孝事 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焉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為浙江泰政
溥松江華亭人浮躁嗜進正統中進士時太監王振勤可教內侍書者或
薦溥試蕭微雲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今官溥所教內侍后多顯者溥
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 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
兩宮
同尊
為宜
標題
字微
加二
分別
溥言
當以
遠詔
○二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
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于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

行事

陳文

奪筆

不念

舊惡

張元

上疏

年表

翰林學士

廷試進士

賜彭教

陸錢

羅環等

及第

出身有差

耳蘭總兵

官宣城侯

衛涇巡撫

食都御史

吳琛率師

討西番

破之先是

西寧番酋把

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掌詔欲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遺官校通

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狼籍天下騷動至是言官

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成煙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錢送達出城

如礼不念舊惡時以為難○三月復前御史楊瑄張鵬脩撰岳正等官加

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

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錢羅環等及第出身有差○耳蘭總兵

官宣城侯衛涇巡撫食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

沙作亂命涇等討涇與琛將中軍督其涼蘭鞏山舟莊浪等衛所官軍

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並延追壘駝山馬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

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脩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

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礼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

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諧婚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

降勅待來春行之亦不報○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

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鳳陽懷遠人剛正言不輕發蕭靜寡慾遇事敢為

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為時推重云○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

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徵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

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敗而

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礼或有翁父

之稱因而囑托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不許內臣管軍管匠置立田宅

其家人弟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宜監亦享悠久之

福矣保全之道孰有知于此哉 上嘉納之 改工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襄

袁玉蟠言

成周之制必家

宰統閭寺西

漢之制以承

相繼官中宋

人循周漢之

道亦以宦官

制屬于丞相

樞密故內侍

近者漢後

言利權僕射

顯得以速至

政事堂而切

責之他可知

矣見鶴林王

露三代而下

制置關臣乏

劉王暗尚書... 文淵閣書目... 不嫌以如文暗... 劉王暗尚書...

其家入... 其家入... 其家入... 其家入... 其家入...

全內... 全內... 全內... 全內... 全內...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尚書...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劉王...

王淵

伯郭登爵鎮守王肅尋召還提督十三團營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而

五事

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疏皆自為之

馬昂

尤善吟咏有聯珠集行于世六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

有文

辛贈礼部尚書謚文清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礼有違便自於心不

武才

安其出處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倦七於復性嘗曰讀書

聯珠

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体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还珠也所

集行

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于世

謹按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公請罷內閣歸中途絕粮致其子惛

薛瑄

起樓臺昔人以為美談今文清公高風介節視之不犹居其古也耶

還珠

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潜等白金文綺宝

薛瑄

鈔十月廢皇后吳氏立皇后王氏下詔言光帝臨御之日為朕簡

求賢

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别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徇偏已私驟龍奉請

半已退

成命冊立王氏為皇后明止牛王之罪免死謫南京○逮南京六科給事

中王

中王微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官時微淵等以牛王罪重罰輕上疏

請明

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徃防后患数王太不遑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

內閣

內閣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

救命

救命俱謫州判官微晉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微等雖謫卒之士莫不慕

其風

其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之禍

之禍諸君独不知之○調食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金都御史

巡撫

巡撫而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

沮之

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抚宣府盛至鎮脩伏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

積粮

積粮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脩築之不数

月完

月完七百餘所

標題

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標題

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標題

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杜靜堂言

按大明會典

年令正統十

四年守城奪

功陞職者被

虜走回國

擊馬者及出

使和利之陞

者天順初迎

駕所者擒獲

妖言陞者俱

革不准復職

祖宗朝之叙

武職嚴而不

濫如此上季

文選彭文憲

當國之巧也

厥后乃安刻

皆當國而

宜用節制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

一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

明其理以行其道彼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

輕重也議遂獲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顯為

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調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督者

其人不可犯者顯至交摶擊抚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

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

輒叩頭聽受不伏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顯拆之以片言各心服

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聞四境之民亦聞風趨

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車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

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父于役特伏之而以迎駕

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后人以

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

俱革而紛七入愬者始息矣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其地

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是莊之立始此

謹按嘉靖初青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

數十年侵佔之數過于原額幾十倍在田之害如此舉此一

可

明其理以行其道彼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

輕重也議遂獲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顯為

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調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督者

其人不可犯者顯至交摶擊抚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

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

輒叩頭聽受不伏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顯拆之以片言各心服

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聞四境之民亦聞風趨

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新錄鈔評校正標題皇明資治通紀七卷

終

也蓋哉斯言

標題

上行

田籍

標題

張寧

上言

釋老

不當

宗奉

標題

上行

釋老

先師

禮

張洪陽言

遼防之患自古

有之所貴人

主為能修德

行仁有以畏

義為上策也

不若致賊不

上聞又無一

人一人以計

之果可以為

國乎故子輿

氏謂出則無

敵國外患國

恒亡斯言可

為龜鑑也

標題

可任

大事

標題

大明

律一

代及

標題

二人

引疾

掌院事○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禮先農

畢什祭服束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充民耆老二人馭牛二

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東

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

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部尚書姚夔欽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

觀行禮祈福給中張寧上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

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

祈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不報○三月 上幸大學行釋奠先師禮○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而慧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

閱月乃沒○擢河南左布政王恕為南京兵部侍郎先治南陽諸府怨陝

西三原人知楊州有惠政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楊氏立百頌德滿九

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

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勝峽蠻賊又為害近年流劫兩廣尤甚雷

應高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破朝議大發兵往是時兵部尚書王竑薦

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朝廷從之

○令凡問囚一牒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

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

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納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

因襲又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四月以

都給事中張寧為汀洲府知府脩撰岳正於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

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調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

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

致仕
標題

直道
不容

鄧定字言

占聖人圖事多

防于未然何

也凡事之始

必有形方見

形而為之援

本塞源事半

功倍此莫上

之策也迨事

机一形浸淫

滋蔓而後為

之張皇厝挂

敗道也余現

劉千斤之事

楊英慮其不

早制而上言

不報厥后代

之言之有端

極也本端

謂其以一言

可當萬計機

本之論也

標題

一言

可當

十萬

標題

王站

一世

人豪

郭青螺言

祖宗時故事入

禁中侍候間

承顧問上以

諸才蓄德為

教則下必以

通恭進修自

最不惟人才

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訛票旨各陞知

府時論諱然為之不平二人抵任不幾並引疾致仕不起復直道不容于

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

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慮其不早制必反上疏

言流通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

宜絕流民交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后副使鄧本端追訟

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茂陵徐福云○五月兵部

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

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竑河州人性格剛毅少豪雋尚氣槩氣所當為

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

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陲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

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一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秋虜寇延綏

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遠伯任璫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

虜戰敗引去○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

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於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

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循故事耳內閣按月考

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

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脩于事至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

內閣請解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稱對曰今日

北求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

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開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

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官營堡兵少而延綏慶陽

造就而君德
有或亦收賴
為不其其
弊必至如弘
治中李士李
東陽程敏政
之教廣吉士
至完開金箱
卷注病假而
去乃占一絕
云四節末上
錯需居白日
都泊森替餘
竊食大官無
寸補綠明亭
上勘醫書鳴
呼天下事玩
倡辟池之弊
豈此此哉

標題
盧祥
建言
立土

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
勇各獲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緩
德州護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而民丁之壯者編成隊伍號為土兵原點
民壯亦改此民其憂恤之法每名量充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
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
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蘆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
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標題
直聲
震干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大監林興護送
賢還鄉視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
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姜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有聲
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大監劉永成卒永成有軍功謀欲封為伯彰時力

標題
中官
無封

淨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
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撫之聰奏借

標題
理侯
無封

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食都御史韓
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

標題
韓雍
大破
蠻寇

大軍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帥大軍至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及遼官
從遊擊由廣鎮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

標題
先人
有查

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閭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
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

杜靜野言

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

韓雍征蠻奏調
遼官遼軍千
餘名專分都

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乎自古蠻夷未寇不可以禮義
較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

督食事一頁 貴神速不尚巧遲又何泥于困乎于是總率諸道兵徑進用土兵為先鋒

領之而廣進 先破修仁務蒲遂進擣大藤峽覆其巢穴其東盤亘數百里山澗險阻有

刀者短兵不 崖名九層樓尤於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崖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

能當射故 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後者遂易峽名斷藤

連軍所向輒 以夸武功乃遣將四出雷萬聲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

奏留調器自 安雍等之力也雍性果剛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

給廣饑下程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崇新并冬要 兼理巡撫仍廢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五月李賢還京復

衣帽子孫亦 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視祭襄事林興即促賢

許承袞分撥 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編脩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

雷應神電各 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請賢

衛安插官給 意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出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

普房伴當田 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之者以開言路不報倫

租昔伙青後 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番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

儼智高干崑 襲雖貶出而士論益榮之

崙山亦以苗 謹按菽園雜記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天順中

落騎兵敗勝 復者實出朝廷勅留非復前省

韓襄毅即此 之溫是則雖生一疏之力也

意蓋亦用兵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

胡俗勇性尤 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

存不無循悍 號勢甚猖獗事聞令求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

難馴之患亦 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率土兵來會求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

有手有司善 鼓摧其前鋒賊退保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石

陳白沙言

余親天順錄乃知賢之相蓋

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求痊領兵擄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諸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

僅有此耳及
現國史謂徐
有貞既去夫
獨留被眷英
有視朝則呼
賢與門達語
良久乃已時
召入文華有
所諮詢言無
不從自三楊
以來得君未
有如美者太
而海內之士
奔走匍匐以
干恩澤者紛
如鳴呼何始
之功業顯赫
而後之交易
如此伊尹所
謂西轅人非
耶

標題

李賢

羅一峰言

按國子因前代

廟子之制文

品皆得廟子

一人以世其

祿修載于諸

司職掌凡取

官子孫廟叙

正一品子而

正五品叙用

從一品子子

從五品叙用

二品以是為

差後乃漸為

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于大將謂英多
獲賊賄捶殺之班師論功求進封侯震封興寧伯加主太子少保
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武伯楊言嚴禦之
虜引去時虜往收河套秋冬則舉衆為寇春夏則潛退于套中以為常遠
近軍民大被擄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曾及能加思蘭聚衆益為
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肅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
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羅買或預徵多方整理糧草
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謹按王氏鑒曰國朝自三楊以來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
協和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事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皆補之于
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或譏之曰盛自負其文常嘗言公文為
不善賢因以端雅易之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賢奪情賢怒
甚貶之于外王翱勸其依文彥博故事留之賢曰吾不能矯情如此也
命大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新人

丁亥成化三年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

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

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

脩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壤城伯李

英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癸巳廣雲貴

漢兵討平之

奏准在京二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

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進爵為侯壽子璋璫璫瑛或子瑋瑋皆受錫衣符信揮既而慶雲侯受奸

民李政等投獻奏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

國初必頒試

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計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經書能通大

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義事其有不

翱為人端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房門

通者奔面習

無私謁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屢遭變故無他虞于恩仇一

事而無盤近

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仇之地耶○八月

日則惟論父

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寇遼東○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清伯

任舍崇或善

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朝美我雖曳

召李秉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一月謫翰林編脩章懋知臨武縣

白有所不論

黃仲昭知相潭縣檢討莊泉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昭為大理寺評事泉

笑

為行人司七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徐鰲山燈火詩為明年上

復恩

元賞玩懋與仲昭泉同疏上言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

佐地

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

標題

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

有入

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

標題

兩宮其孝豈有大于此哉蓋懋筆也奏入忤 旨廷杖之並調外任給事

始立

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

標題

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

王守溪言

京翰林院編脩撰時稱翰林四諫

嘉靖初給事中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

夏原和史孫

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旗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

姚祖查勳莊

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

田跪謂太祖

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

稅糧且有定

額乃令山東

評皇明資治通記

河南地方額
外荒地任民
盡力耕墾求
不起科至我
言宗皇帝又
今北直隸地
方北昭不租
山東河南事
列民間新開
荒田不問多
寡亦不起科
所以然者蓋
綠北方土地
平曠廣衍中
間大半為齒
瘠地如之場
茅且形勢多
汗下一遇敗
山之雨即成
淹浸不必露
澤之久輒有
害稼之苦相
宗列聖蓋有
求不耗料之
例是以北方
人民雖自水
潦災傷猶得
酌量耕墾以
補助糧差不
致坐困衣食
矣至今則異
是焉悼時首
不能無於焉
矣

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名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
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

初罷立入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
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

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
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比直隸各衛及山東河

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
經營制度之大畧也○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或與真定

武強縣民爭田韶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環視周
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

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汗下
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

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韶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
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復丁獄直聲

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謹按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夫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
郵澮公私有分早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誼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廣
東東莞人初仕工部司務以薦擢監察御史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提

有功遷大理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荆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
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

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
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者者多流移連召誼請計畝起耗減增輕民

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閘閘壓不入溉良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尤載滿擢

林退齋言

祖宗朝宮多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林退齋言

任雖在謫
而越過清
其無大故
輕徙洗易
公誼初謫
紹興九年
著利民之
繼擢鎮遼
者十一年
安邊之績
久任之效
近日則官
如傳舍起
謫籍者尤
或數月而
或一歲數
或陞未抵
即遷者有
若此彼滋
化難進之
何望庶民
居庸如都
博得三年
作主人誦
言也古今
曉焉

戊子成化四年

春太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謚莊靜昔懇救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既卒士人
有為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觀此文之為人
矣○夏陝西固原土達蒲四聚眾友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洪武元年
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
廖酋字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蒲四與其黨李俊等有此從意乘時劫掠
藏匿逋逃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叅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復逼索
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蒲四遂糾眾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
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
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
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鈞泰將胡愷各統所言會討之寧夏兵未

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歷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飢渴為賊
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璽
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標題 太后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

標題 此事 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太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

王陽明言

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

天下有萬古不 易之禮亦有 一時變通之 尤此惟可與 典守正者言 也何則惟者 乃所以通其

而 上御文筆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皇當如
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考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

正也錢皇后崩雖无子而母儀天下近三十年則帝即為其子也而正禮也似此周太后有得蓋禮從義起帝安得復守正不通也故群臣力爭礼夫而卒正彭時等之功不可誣也而憲而能曲全孝道之美亦足多矣倘錢后九京有靈帝之心蓋亦無不笑也

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合矣則人心不服且于 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為孝乎時曰 皇上太后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后来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上領之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附葬附廟所以体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議其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

孝子

于內 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 慈懿

標題

皇太后命附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有碍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

命群

不自安丹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如其前議施行勿有所

臣會

疑故諭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議錢

七月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 孝莊皇后○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

皇太后

于總兵官督京邊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大監

標題

劉詳于監督復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見掃

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先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上及東宮氏司盥櫛諳智

三台

善媚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

彭時

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

因替

皆授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以

修省

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彭時因慧

呂涇野言

南陽之得君行 志三場之後 一人誌脫年

因語言如王

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言中根本猶為至急

本方集云社

因語言如王 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言中根本猶為至急

張黃門典羅凡女子年四十則無子雖有賢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
一舉之謀也
御之而且抑
之終南陽之
世而後起也
愚謂當文張
之此奉志人
我曲直休上
有容去南陽
比之無乃有
便多矣
詔答之
心安而災異息矣又曰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上優

標題

林誠

因星

吏劾

格

標題

戶部

尚書

馬昂

罷

標題

分兵

為六路

圍之賊

前倚深溝

高壘不輕與戰

伏卷伯毛忠恃勇自領驍

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狗彘

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

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謫誠輅奏

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

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計

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

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狗彘

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

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閉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慧

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

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且止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

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

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困朝廷惟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

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城軍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之惧賊乘屢勝恐劉

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求復張大其事請朝廷

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憐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孤整軍裝待

再三急報將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

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劫誠

項忠之生固

下于趙死國

之坐困西塞

而彭文正主

議明執亦不

如親相朝廷

有人社稷之

福使當時友

達不於而典

套虜連兵城

可恨也京軍

雖徒費餉

給增煩憂動

搖人心耳上

幸何益項忠

一公之明識

于是乎不可

及矣

標題

項忠

困賊

金言皇明身法通多

成功
標題

彭時
料敵
明審

霍渭南言

戰勝者人主之大權也惟人主秉至公於上英明獨斷有功必賞有罪必黜太後公道大明陟陟有法而人亦無敢渾淆矣施毀善也慨自我憲局晚年机局利變而四諫則外補兩王則遠斥于時諸臣類是矣

季秉剛介不

阿人意嗚呼

而言為人所

媿不恤焉

正不勝邪忠

不勝佞而為

蕭彥莊所刻

送其戰談

詭敵明邪境

害公其可畏

如此自非陳

鑑之詩也秉

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

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

項中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為止軍不

行必失開中成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

信時項中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

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揚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為謀主至是兄

勢不可為夜潛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

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

山滿四果出戰遂為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

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

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休云先是忠

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賊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引退怯馬

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又無成功死所其心與論備之

已丑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

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躋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

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

吏部尚書李秉罷秉素剛介不阿人意朝士嗜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

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兄雜乃以貌言書判四事律之四有三焉者為

上四有二焉者為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家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諷

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為之不平

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擢

吏部左侍郎崔恭為吏部尚書尹旻轉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葉盛為吏

部右侍郎

標題

陳鑑

作詩

送秉

剛介

李秉

標題

不阿

陳鑑

作詩

送秉

剛介

林次崖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珪侍讀學士劉吉為考試官

取費閭等二百五十人○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以少詹萬安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安四川

眉州人軀貌魁碩眉目為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

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后累遷至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內閣缺入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

先為之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為事認萬貴妃

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

監賊錢厚糾眾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倫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召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鑑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鑿至始

朝廷慮其為變鑿受密勅撫安之得無事鑿松江入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督府于梧州居中調度其

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

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求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

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謹按霍氏謫曰予嘗詢訪邊關地利自真定至永平涿州近邊之境皆

遇開導溝洫旱以灌既潦以洩產沼游之堤遍植果木可以資用戎馬

可承距河北屯田之事及示脫北諸明王設險保固之要道也愚按陳恕

而行之實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左右斯民參贊化育之

第一素尚何水旱之足憂乎
馬
標題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皇妃紀氏先是巳丑九月

七月 上幸昭德宮

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惡之百方苦楚胎竟不

薛方山言

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厲門官照管至是 聖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弥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不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巡 邊平崖嘿用擒達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部副御史又于黃草梁擒 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 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 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護謀者討之盛稱林騎崎阻糧少士飢以 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求乃免于是誘謀語之曰汝虜恃林騎汝不見中 國匠刻木器乎遣萬卒持器使人割之林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 內族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謀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錄

標題

孫承

孫承

標題

京師

林廷極言

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尋復令納粟 招軍陸戰者俱承襲三輩革

辛卯成化七年

春京師饑敕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 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

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

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滁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

派官軍于內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

前代之漕運也

以民我朝之

漕運也

也勞民今日

之漕運也

軍典其勇民

而致民失時

農事不結勞

軍之力今

所用之勝口
明之定糧運
滅百代良法
不可復易矣

標題

長運
今為定制
套議

京鹿門言

祖宗之時只知

其甲兵之強
國勢之盛都
南都北無所
不可而不知
強弱血常形
盛衰元定理
初蒙方與之
世與承恬嬉
之世固倍從

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免典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免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免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是免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揚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揚信亦只請三萬人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命刑部侍郎曾輦都御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四方省府多飢命大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庫勸分賑革利害罷黜貪酷不取有司

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十斤餘黨富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負者縱兵搜捕凡

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成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御史○六月

禮部侍郎 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兵部尚書

程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以白圭為兵部尚書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

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得其子母得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

請如例塋祭冠以遺書辭從之賜謚文靖

十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謚曰悼恭

太子○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 君臣懸隔情

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

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

見眾先生但初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可盡心辦事時文

言昨准御史建言戒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

標題

上御文華殿

吳川樓言

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

內閣時常欲

皆同聲扣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請見諸大監乃謂人曰嘗言不

請見萬歲時

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為日實曰萬歲閣老云蓋

彭可齋每面

中官初俱有言戒約至見後喜無言反見譏誚為所誑侮美然先是御史

見一語不合

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

即叩頭呼萬

洵上致憾欲刺言看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得見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

今我輩用事

始安

有言托太監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為西北邊患有言

而轉聞先不

增兵守儉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

正理也忠臣

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收春遲霜早不可

得而議而每

耕種搜河套復求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創

事托中官轉

聞則人臣之

不得已也乃

前邊增築城寨至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

有識之言而

為長便也從之

尹璽齋乃以

壬戌成化八年

為有理何也

春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為考試官取

當持萬歲之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進事及第出身有差

之以阿諛者

擢大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築邊牆開設

者而彭商第

榆林衛壘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

不得已為之

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

豈其本心萬

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緣邊立

歲閣老之議

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

萬實致之再

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

不召見萬安

以為卿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

吏宦官相表

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

表裡之效也

成化之治所以不徒萬安
罪也

子俊

秦築

邊牆

榆林

為重

徐若泉言

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外武三百里雷聲時入掠其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虞得授

龍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為反形已具

泊會審瑜獨明其冤遂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

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

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

規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

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肅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

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

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禕為刑部尚書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瑩卒贈太保謚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

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時越奏報累

率兵塞下斬獲達賊數多也上嘉之故有是命

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

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

崖連北不絕又與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黻月狀以為抵敵避箭之所

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

衛通兵當勾及戌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

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鉄為之榆林俗初

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事皆是心經理煥然一新自

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清神人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為刑部屬十

餘年有聲由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以李賢薦復超陞為刑

部尚書十有五年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怙

勢作威弘農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鞠之達鍛鍊以為反形已具

泊會審瑜獨明其冤遂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

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

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

規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

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肅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

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

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禕為刑部尚書

癸巳成化九年

金言三曰...

彭華

申瑤泉言

一貴一賤乃見

吏情一尊一卑始具矣夫

何也自修人而言同是華

受知于天朝一則為太宰

士一則為副使位置亦殊

忌役易起即相形怨尤難

化得喪各順進人我兩忘

交誼元間典彭華陳時弊

所言古救世濟時之急務

也而華亦法

不負其言也故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書曰同寅

協恭和衷哉

謂乎

以彭華為翰林學士陞江西按察使大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

建按察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

觀其用人之賢否今時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

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

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

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今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

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其

振名家于風類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

易疏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也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

必故也不必察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仇不可避也群

言交屬不可徇也

此時弊之大者閣下

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

陽求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

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于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

將及子可不預慮而識圖之耶

給中韓文梁瑾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宴會劾列其狀而推德

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上怒書

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上

怒解乃釋之○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

發連中上大嘉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

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勅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

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

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

秋平星月...

標題 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謹按憲府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名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

歸震川言 甲午成化十年

紀前後所稱集 文在休上有 宋溫雅簡重 而據其行事 動多可掩 乎有大臣風 焉大憲知天 命而卒其有 大用未之究 抑亦天下生 靈之元祿乎 抑我憲府皇 上之不幸乎 烏呼盜匪壽 終賴氏早天 未定之天君 子亦且付之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 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宜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 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既已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非 聰所能也○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机務○秋刑部尚

書王榮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 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羅康洲言

十一月復邸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 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舉 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洋臣曰曩者朕叔邸王踐祚勸難保邦 莫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晉之際茲臣貪功生事妄興說構請去 帝號先 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 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敦念親上用成先志其邸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 上尊謚云

追復 景帝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以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獻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讀李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

欽定四庫全書

人廷賜謝迂劉戡王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珣

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机務珣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

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

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於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如欽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

或目為狂躁云

五月手勅禮部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

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上心甚念之然慮為萬

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

早我知遂啟上即召見天性感動相持泣下動容出語矩度不凡上

撫之次喜貴妃且服進賀召皇太子母紀氏厚賜之遂令內閣擬名不

稱旨上親名之從紀氏居西內永壽宮禮數視皇妃中外聞之太悅

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東宮上命待皇子稍長行之

六月皇妃紀氏殂先是妃受萬貴妃傷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

籍上謂薨于鴆也追封淑妃

擢南京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知順德縣尋復舊職

起掌南京翰林院學士司禮大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丙申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于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

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經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

使往安南皆道廣東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啟

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

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藉上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巡撫其

地恕至即令按察使捕英治之英惧赴井死沒其寶石于官械其黨至京

二十

王恕
上二
關目
師誅之恕上言昔蛟趾鎮守非一致一方陷沒騰冲啓釁致麓賊叛逆今
日之事殆有其焉且劾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在雲
凡關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標題
直聲
動天
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

標題
王若
府藏
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岐等地方用渡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樽節數年
府藏頗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
以希寵則他日饋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為主朝廷多采

朱金庭言

有之而制置
納之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
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為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卿皆自以為不

及○經理流民開設湖廣勸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

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

千里所至流遁裁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
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備當盛夏渴飢疫死

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脩天下地

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

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

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

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藉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

從後使安生理則流民皆各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

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

傑往蒞其事傑受命馳至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

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臬合謀食

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者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

設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

民是君

宣王不得君
美矣

標題

原本

流民

標題

好德

標題

策莫

此

良于

標題

立祠

標題

原本

存通

已

惠陽言

陽城人

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

二縣又折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

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

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地經畫已定乃上言謂

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而好德也曩賜從之黨豈皆盜耶設

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成化其

俗則荆榛疆土入貢于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

莫良于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

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

從之擢道弘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

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淚皆為立祠原傑山西

謹按以衣為衣者易以食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

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因其地也為政者奈何遠天地之利而拂民

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

耳昔周公必殷頑民遷于洛邑戒長民者不忌于凶德君陳繼治之未

嘗念疾于頑比年以來山福屯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安於

無事之天非特流民與州縣之利矣國家示世所安之利也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真定南宮人凝重簡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卧

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酣不事事之謗一中

貴請託不入令選卒陰伺其短以脅之圭密召四司官令戒飾群吏而已

竟不從請託嘗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此尤過人者卒

謚恭敏○改刑部尚書項忠為兵部尚書召鎮守大同右都御史董方為

刑部尚書
七月京師黑青見時坊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
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

而此之京師
御奉天門視
朝妖孽未見
使侍衛忽喧
擾兩班亦喧
亂何也帝晚
年机局稍更
言路壅闕則
權明日張元
政務悉委于
汪直也寄
耳目于群下
故搖機身始
儉朴而後入
于侈麗語正
賦始簡而後
玩夷始富而
而後稍終終
語僧道始未
嘗無定領而
後稍自增如

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徧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
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精修尾狀類大狸一日早 上御
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
定○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詣遼東整飾邊備○命建王皇祠于宮中商
輅力言其非禮乃止

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
秀無鬚小宦監營旅遊陝西狹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 改名所至
証惑迺運入京黃緣潛住太監常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
寢時引雜宦豎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憩息御床上而莫之禁又而執蓋
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禮拜為佛有非分之冀刺事旗校知之竄三人
於其中亦以投禮為名漸聞約束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
監黃賜上奏請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冠等器舍及子龍等皆伏誅

丁酉成化十三年

可也
皆由見孰謂
然其言里

正月置西廠命司設監大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
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而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
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
諺悉採以聞口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

標題
外半
續編
綱目
成
日本
入貢

三月汪直捕中書舍人童興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福建都指
揮楊畢家是以毆死人人蒙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
天中書董璵家璵托錦衣衛戶部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
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資鉅富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
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
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畢等鞠之按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賄物商閣老
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三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

共

錢秀峰三
標題
入貢

祖宗初中官止
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三太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

世守門傳命
畢瑱備嘗刑其如所謂慧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瑟徧身骨節俱離才許

名元謂
如兩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安供寄在其叔士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

兵部梓縛以來拷掠如畢仍令數校黎民突入士偉居宅縛其妻妾婢僕

至厥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傾罄押答獻按晝夜苦楚追責不已哀號

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死厥獄復遣嘆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

京往還所過鴟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賂狼籍畢父泰亦坐死于獄○三

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司該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

外恐商輅疏直十罪謂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益緣委官

校提拿職官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沟各懷

疑畏使大小臣工各不安于其位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庶民不

安于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劉珝亦言東廠之設實

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謀逆妖言大族大惡之事一時權宜因而不

革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人情分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

乞革罷以安人心上覽疏怒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國家安危命懷恩傳

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鄉亦疏直及常瑛過惡不

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

快○出司禮監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汪直初坐殿士大夫無與往還

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項忠遇直于途既過始覺追謝

直不為禮越素垂涎代忠復毀短之直以是憾忠撥拾其過不意忠覺先

世守門傳命
名元謂
梁中馬雲孟
其間其名矣
六尤未甚用
事也至宣德
中王瑾劉永
成諸人承寵
用事矣太猶
未專政柄制
國命也至正
統初英石切
平承位王振
掌司監禮作
威福事休焉
之一大變焉
自是而汪直
復肆其故轍
大肆羅織屢
起大獄內外
為之震恐而
為之震恐而
為之震恐而

標題
忠賜
直既
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殿縉亦驟進用歷陞都御史其後
有御史王億由此陞湖廣副使○兵部尚書項忠微除名為民汪直既復

孫月峰言

汪直

余親至越尹是
一念患失之
心而昏夜乞
哀一段情狀
令人羞慚有
餘非馬孟氏
所云各人懸
斷如夫斯人
何以異也

坐殿首發忠過欲置之死忠廷辨慷慨詞頗直不能屈境出落職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芳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
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錦衣千戶吳綬營求進直
書辨綬頗知書直任之歷陞指揮掌鎮撫事言聽計從而後一時諸大臣
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詆擯異已許各自陳而董芳等皆
因此去位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為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

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喜賜勅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

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

禮部侍郎周洪謨為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

工巧識者服其精所著有書彙辨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咸場

中解元咸場者頭場止經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為汪直所間也○加王越太

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品祿仍掌院事時越特為汪直所

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諸直屬越為介私問越跪否越曰安有六

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立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

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司陳鉞為右副都御

史巡撫遼東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庫鎮靜有威自守黑山之捷虜

寇遠遁不敢近犯遼東方無事時總太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

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票請違者以軍法從事雪焰頓息邊人聽

之自誼歸鉞代為巡撫遂邀功外夷媚奉中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

蓋棺乃定論矣
一時得喪之
草何如干
冬汪直詣南京建守備大監輩得朋至京師下獄充淨軍時直發得朋堂

古來之厄
方士君子
世道之人心
主事等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葉為考試官取梁

儲等三百五十八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揚守趾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採文以資以彥所對簡約

遂宣首選○是月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

官典璽局即覃吉溫雅誠篤知大体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

道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

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露國情弊悉直言

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

曉而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

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老伴來

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

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食都史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

孝聞年十一歲母病甚明焚香額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

頃愈登進士為御史有聲歷歷今職特正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征

閩盜既平勅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勅徑歸後數年卒○南

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回避以犯顏敢諫為

大較時行道為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百官祿薄得受皂

隸折薪錄自是遂以為例獨論不受既辭疾歸結茅居于金華山取給於

龍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近傍舍求之比舉

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

治至于今仰

之武宗在東宮所遺宴廷者乃馬永成劉瑾之八堂卒湯太先所檢制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請讀列忠吳真軍之多夫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請讀列忠吳真軍之多夫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請讀列忠吳真軍之多夫亦將如之何哉

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七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

謹按章樹山語錄曰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飲水之樂其想一生契肯不其之語不啻覺之矣

十月欽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遼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東都御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孟俱為亂其酋勃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在襲守令武職有犯罪典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

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

已亥成化十五年

標題

春差太監劉調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大監隨服革去

天順間復差大監葉達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

撫陳越行事乖方每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

服遠迎除道飾館供帳鮮脩厚賂參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

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安起還蒙謂建

州女直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

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于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乃

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實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

之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

及至謂則易
走唯語叩頭
平跪一如僕
一切不行時
謬云都憲扣
頭如揭蘇侍
即批服似燒
忽世道至以
可歎可歎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晏笑曰諺云女婚牙疼却多丈母脚跟
眾為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
退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
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喉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
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旨並賜歸

標題

錢漣

標題

阿附

標題

陳鉞

標題

重張

標題

宜先

標題

守備

標題

入教

標題

入教

標題

入教

標題

入教

標題

入教

標題

入教

楊復所言

當罰大明萬能

合天下後世

之公論故非

平之世賞一

人而千萬人

効罰一人而

千萬人懲斯

謂大明賞罰

而人有謀其

後否耶乃余

現汪直等則

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讎為辭擁衆深

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為殉或確春火蒸以洩其

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手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

鉞以前功賞在郎乃隱匿虜情不報恐阻其賞于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跡

弗克耕耨矣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鉞右都御史未

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餘陞賞有差○太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

萬善言于上固番之侍讀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六月遼東總

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者必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

朱永總兵陳鉞持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

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

摩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邊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

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其上命撫寧侯

朱永總兵陳鉞持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

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

摩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邊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

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其上命撫寧侯

朱永總兵陳鉞持督軍務直為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

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

摩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邊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

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其上命撫寧侯

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越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
強珍劾奏謙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
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
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旨詔從 罰俸時鉞已遷戶部
矣

福建長樂縣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賤之輒陷尋復于其
左湧起一山廣長五丈餘

周用齋言

七月下御史強珍劾謫成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
鉞縱珍而汪直遠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
三十里所王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彞審
勘宗彞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
不服下錦衣獄會多官廷勘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

城占城遣使入貢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
南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
不細直意猶未已傳 上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
其籍徐以利害告時余子俊力言阻之事竣

李九我言

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
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
自鴻鵠關田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七月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謂巡撫河南時秦府

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既擒之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新藩 上怒
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

改平定月卷八

主民之福也

標題

秦絃

蕭漢冲言

丘文莊時有率
子素悅嘉與
人持示放寬
補江南才子
文詞放嚴傲
視一世其會
試文字有句
云是我去而
夫子水也之
曰腹中有長
刻日七幾四
舊以此為丘
文莊之野素
修之也劉幾
與文莊無異
也差亡至今
其荒弊可彈
言也

標題

師道
元鬼
時勉
標題

彭詔

林退齋言

成化間去國初

時尚未表風
俗猶未至今
日後靡之甚
而吾鄉惠安

絃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絃繫且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

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 至尊他巡撫官率

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絃密

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絃廉能

上以絃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稍絃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為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驍營所

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

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汪銓

陞都督汪喜陞錦衣指揮

兵部尚書余子俊丁憂去位改陳鉞為兵部尚書○進國子監祭酒丘濬

禮部侍郎劉學士監事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上子為文以

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各府士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

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諸士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為

詭異之行以邀名濬因考會試舉人而仍與士習超其中正其掌太學踰

十年論者謂師道尊矣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廣東左布政使彭詔奏乞停罷市舶太監蕭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徑餘戶

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辟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

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

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

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廟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

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士賦有常今進獻多門

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

刻今版行漫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

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尤恐無以為

公言之已如
此諄諄詳切
使遇今日又
當何如言也
世變江河可
勝慨歎

繼况又更啓它端而益以雜用其可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瀕等勸覈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

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數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瀕偕

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覈瀕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瀕曰以

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

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享者懼有所忤瀕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

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袁了凡言 辛丑成化十七年

奉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為考試官取趙寬

等三百人廷試賜黃綬黃珣張天端等進士及等出身有差○西域撒馬

兒罕進二獅子至嘉谷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

然在郊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服御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

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

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曾歲

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之夷雖曰心腹之憂實

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

勿蹈前非其緩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

餽糧已空機杼絀絀停布絳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

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

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飾勵衆職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

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靜二夷世相仇信愉以

以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之信巡邊面諭竟

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一攻皆稽顙曰丑歲苦磨使徵

湯河若言

素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願為屬後尚敢反耶因請為信與肩輿以

以平是月...

示敬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飯間居輒玩經史出入省騶從
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
後不以修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孫秦官信絕不為只令
讀書自力劉大夏嘗云示本在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
得來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觴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
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皆祥主之
自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父母廕其二
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卒年八十四木工祿壽至此亦奇矣○
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眾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

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
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

巡撫山西並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
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

歲旱飢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民賴以濟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並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松江等府先是恕自

巡撫雲南右都御史還改南京都察院叅贊軍務未幾改調南京兵部尚
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為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

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幣却裘者非不知珍
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妬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為

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
米獻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咸半徵而

標題
即佳
請托
不受
王恕
標題
其苛豈非世
其寬今時何
刺祖宗朝何
怨今時何其
祖宗朝何其
有四五嗚呼
臣之秩只什
有四五嗚呼
其苛豈非世
其寬今時何
刺祖宗朝何
怨今時何其
祖宗朝何其
有四五嗚呼
臣之秩只什
有四五嗚呼

為天下
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怨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

陶石簞言
其耗民田租增之公私便焉

按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

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珍遠物廣東民力竭矣

守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凋傷國本為害及大也市舶內臣常春請以均

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韶上疏減其半太監梁芳第錦

衣千戶在鄉私採禽獸等物進貢官民俱懼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

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泣而如慈親焉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竄敬斬臣于市臣初為姦盜被捶傷脛號

王瘡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復自袖出黃緣近

倖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于湖湘江浙蘇松等

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鎔銀為花

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奇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

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繫之敬及臣

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

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故充淨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

天之力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實廣東新會

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汝弼講學往從之遂居半載歸遂絕意

舉子業築一室名陽春日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

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

入處北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未得焉於是舍其彼之煩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

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

標題
天
力

朱蘭崎言

陳白沙名傳

動一時然其

幸專主靜明

心而以經書

為糟粕與程

朱與尚以故

當時推尊之

者固多而皆

誤之者亦不

少進士姜熊

見白沙曰吾

聞人多矣如

此先生耳目

口身入也所

視所言動者

殆非人也至

京有問之曰

對曰活孟子

活孟子者事

中實欲開白

沙議論東服

弟于禮且

着白沙宜任

內閣參大政

既歸肯白沙

象子家有太

皆馬當時名

士如陳公茂

烈等皆北面

焉而說之者

如章叔山等

皆有明言言

其為禪焉尚

論者試為定

衡之

標題

知有

汪太

監

標題

徐新

効直

欺內

陳如岡言

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

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大學祭酒邢讓令楊龜山此目不再得詩讓

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

檢討莊是輩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踵至是布政使彭

韶疏荐之至京師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

太監梁芳素著獻章名言于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

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

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越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貶謫有差時直

用事又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嚮上有中官

阿丑者善恢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諷諫之風一日丑作醉

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至醜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

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

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鉞陳鉞媚直結為死黨且復作直持

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

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鉞吳綬戴

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

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

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即報仇軍民被

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鉞不得預此乃為別圖密謀汪直

偕往大同肆鼠竊偷之謀為要罷陞官之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

寧海子達賊家無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

賞不顧故釁致使北狄積忿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言報復威寧海

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

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

汪直輩之片逐
萌于阿丑之
低指職者謂
其有東方朔
諷諫之風信
矣更錄一二
可為鑑者時
保國公朱永
掌十二團營
侵盜治私第
丑作儒生誦
詩因高吟曰
六千兵散楚
歌聲一八曰
八千兵散楚
之不已丑徐
曰汝不知即
二千在保國
公家蓋房子
是憲府憲遣
太監尚銘察
之保國即撒
工路尚銘得
丑下前作

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藉沒家產以為家臣結黨
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叅擬覆奏遂
逐直并其黨竄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謹按三代時滕諸誦詩百工獻藝秦并堅時宦者趙振作歌悟主阿丑
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章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請 東宮每起立
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請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礼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轉庸小王子斂**大同**殺邊將畿內震驚勅
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礮器械為戰守備喬新獲虜謀知小王
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問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
大同副總兵周奎都督僉事克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師
馬亦大舉入寇奎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逼夏米莊中軍失利奎還兵內援
夜忽值賊營時賊乘勝勢甚銳望大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上

六印產信伏
角精擇之得
一人問其姓
名曰姓公名
論主者曰公
論如今無用
次一人問其
姓名曰姓公
名道主者曰
公道如今亦
難行後一人
問其姓名曰
姓胡名途主
者曰胡途如
今去得行上
微而而已

則無遺類矣于是衆爭奮死戰銳聲齊呼聲震天地望臂中流矢令左
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千餘級會遊擊劉寧帥軍至合為一營中軍敗
卒多求歸兵勢乃振賊既退失律者多得罪獨望得陞職

○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叅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賢聲甚
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皆倚重之
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荐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冀
謝謂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即由轉京堂
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
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觀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

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
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叅政布政之力也

布政之力
○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
文升 究始雪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為巡撫文升于遼東凡三往皆樹勳蹟東
三往 人尤思之

冬旱無雪 十二月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
無雪 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 上知之頗厭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禱不應科

湯霍林言

先是比虜子俊城榆林後不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于獄皆出自軍
囚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
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為宜今為軍之計大率以萬
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障止則橫以為

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
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百步威
勢如相持過久徒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

子俊 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

邊務 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柵營圖
見可 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擡椿繩營圖其具說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

千輛 為練武圖以教士卒

簡易 復頃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謚襄毅○謫巡撫陝西右副都

御史鄭時 為貴州右叅政時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

利民 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戒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

保國 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
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逞錄異書

孫栢潭為名宦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
有國者之干吏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方
秋因不可无
扶綴之仁亦
不可無應
之求二者皆
不可廢惟其
時而不悼其
施焉耳先是
東賊流劫廣
東而无完城
故備公衆不
得不揚威奮
武以勸湯征
討之非黠武
也宜也否則
縱敵毒吾民
可乎天威既
張百索震盪
雪霜之後又
有陽春以朱
公矣不謂不
不許輒進兵諸洞代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質從之黨黨復業凡

甲辰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為考
試官取儲燿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李東白鉞王勅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兼贊機務○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次
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
用兵以來戎師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得成其秘英深知
其弊蓋反前政竭方勞來下令撫輯從徭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君
不許輒進兵諸洞代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質從之黨黨復業凡

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如
天河荔浦潯融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上手勅褒獎
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
損益大不作云

標題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于入少學舉手業稍厭之既而聞吳

標題

聘君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書業舊學一以求

標題

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

標題

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

標題

貧甚鵠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馬其區言

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

馬其區言

於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

馬其區言

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敗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

粹大一出丁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正木自或之先也近年又得于胡敬齋

所為錄其言精確前當亦

者讀其錄所見之外惟此

二人而已愚聞敬齋校殺

可畏其議論實由德本佳

驗所得非力探巧取行來

也故讀其書識其哉

標題一敬字做流離餓殍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

聖德發內庫銀

日月繼曉野熊入城監戒之昭不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

與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繼之者亦多也勢傾覆陰狠引

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真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注直莫能過

今日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

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荷恩敢不言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敬上疏論救并逮赴

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散隆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禁不

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散江西吉水人東廠

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大監陳準代之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

縉紳中外畏之黷貨甚于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親群起其門惟湖廣按

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宥不誅以準代之準廣東順德人為入平

恕清儉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

莫不為之震
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巡屬日整衣
冠開門自經

以山西陝西等處飢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
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
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賦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積牌冊并

通關差人繳部從大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

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

哨騎十餘出臨大耀邊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討之

令天下覈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上令廷議求所以禦災之術

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下荒歉之日

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民事上蔑下罔上

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
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給上疏斥李孜省傳繼曉等罪

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

正身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

臣慎選擢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

以他事謫給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

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

省逃至京師寅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

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

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

言路之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故朝廷將鼓禹懸鑒錄無非為末直言意也豈因星殞日食而後詔求之也後世詭倖成風阿諛權附災異逾仍于是乃援虛文詔求直言之者未終諫之者即至是欲其入而問之門也之意而人臣何苦乎以言禁身也故出好與成有識之謹之焉

標題

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咸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

標題

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皆

標題

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否至遠

標題

惡地於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

標題

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林俊張黻二人皆志在盡忠

標題

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無復肯為朝廷言者上命

馮具區言

復俊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宮保○守溪長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

余觀長語記見

事且不測太監謝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

素林公亦可

大開言路故抵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

謂危矣夫外

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

典忍不聞有

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所謂鎮

一語以規上

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

馬故棄建將

成效從之

下之治亂係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無非為末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給上疏斥李孜省傳繼曉等罪

星殞日食而

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

後詔求之也

正身脩身末言方十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教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

後世誦倭成

臣慎選擢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

風阿諛權附

以他事謫給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

災異通仍于

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為更坐賍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

是乃援虛文

省逃至京師寅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

詔求直言上

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

之者即至是

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

欲其入而門

也故出好與

成有識之謹

之馬

標題

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咸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

標題

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閹宦干政妖僧蠹惑愛庇忤愾遂忠

標題

良所至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皆

標題

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否至遠

標題

惡地於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

標題

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林俊張黻二人皆志在盡忠

標題

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無復肯為朝廷言者上命

標題

復俊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宮保○守溪長語記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

標題

事且不測太監謝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

標題

大開言路故抵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柰何臣不敢奉詔上大

標題

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

標題

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所謂鎮

標題

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於家稱疾

標題

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將解時星變黜傳秦官御馬監

標題

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思怒曰星之視變

馮具區言

余觀長語記見

素林公亦可

謂危矣夫外

廷之臣依阿

典忍不聞有

一語以規上

而彼獨朝陽

鳴鳳發太而

言畧無忌憚

曰此天賜懷

恩與之維持

調護而見素

公為之發粉

矣是當成化

之時中官橫

行有如怙恩

標題

之賢亦有幾

標題

人也且與子

標題

俊尚書言秦

標題

對子俊謝不

標題

敢嗚呼外廷

標題

之臣如此致

標題

今懷恩為之

標題

於色其有愧

標題

于手如多矣

標題

懷恩

標題

數外

標題

廷無

標題

人

標題

王恕

標題

天下

少平

四

鄒臣虎言

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士軍務

守溪長語記

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為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九月

化中內閣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太學士劉珏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

人萬安贊校

政動搖國本珏力諍之無少避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於位為同官萬安

劉珏狂躁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赫之求退珏即跪乞致

吉明刻皆為

仕歸養珏性至孝母沒店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店於墓側竟致疾卒鄉

天下所輕時

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

昭德宮中好

賜額曰昭賢○十月以詹事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

奇玩中外有

預機務

結內臣進室

謹按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為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

玩則傳言有

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蓋華之力居多焉因史累千百言皆極其罪

官以是府軍

云

竭爵賞三

戊午成化二十二年

人不出一語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寅緣伏進用

諍救故時有

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紙糊三閣老

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

堀壘六尚書

列不可使去

之謠兵部尹

修邊牆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為之工程已有次第有思者論其糜財病民

吳與劉珏皆

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山東人為一

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尹直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令入內閣參預机

黨方安彭華

直江西泰和人李孜省存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為一黨互相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為御

為心斯國底

史督學南畿累官今朕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官買餉賑濟務為惠養計

清寧如此相

排詆可乎

標題

仁孝

標題

標題

昭夫

標題

南京

入閣

自直

始

陳選

被逮

世

標題

唐人 擁留 陳選

朱蘭嶠言

陳克菴父員翰亦為御史克菴既貴置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死愧色自河南開黃還行裝蕭然惟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峯為狀元而客至千粟傍舍不以為麗其

市舶中官常春倚進貢為姦利殲苦于供需時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刺國使臣春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旁以獅子來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蒲刺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為面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誚春利選每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勘文致以罪竟逮選赴京廣人數萬誦訴于詔使擁留之不能得選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選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誠懇其居此官必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必欲及此心其視去就為其輕一在于生靈國家餘不恤也官轍所至無不感動嚮應者名重海內士大夫無問識論論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司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曰此非陳公不可典銓衡者或非其人必曰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之別號克菴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謚恭愍

謹按

儀封王尚書述相若浚川慎言或問陳克菴曰即行振世羅一峯曰李術衛道請拆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為已任死而後已者

伯而騎驢出都門皆同一高風今日為夙伯為狀元者何處尋此氣象

標題

克菴 一峯 何如

楊昆阜言

尹旻行事不謂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入中官之門者又私其鄉人跡尤著又距州文集蕭煥傳墳卒于鄉卒業

五月下翰林侍讀尹龍獄除名為民罷吏部尚書尹旻龍旻之子也旻由吏部左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刘珝同鄉相厚善珝位與安並安雖欲害旻為珝所梗不得行珝因爭易儲爭為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與旻尤有怨初礼部侍郎缺直時為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舉荐上不许內批以直為之既而直居憂起復補南京礼部久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安與直協謀託李孜省譖旻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賄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為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

太平皇月與金匱記

子迎就即誦

降調外補。調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致省

第進士擢編修。驕滿不道。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在江西。人物叶謀。拮据而

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敷為右都御史。擢新建謝一夔為工部尚書。安福

劉宣為吏部侍郎。高安黃景為禮部侍郎。輿議喧然不平。惟羨旻江何喬

之介。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宦佃戶窩聚。占恠不發。乃奏欲

併坐其主。黃景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或問之。黃景曰。珪之謬也

匪吾省。李致省密奏里閭其為黃中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致省之

為也。十月加太學士。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

書並加太子少保。華時已得風疾。尋歸。家居數年卒。謚文思。擢浙江

參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今

則安離則士朋。今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

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實望

者鎮守。一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

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寅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

道。無黨援。自筮仕。即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坐

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

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避席曰。此名言也。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

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

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

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調簡僻衙門。上

以其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裕以附李致省得大用。故以此

以為媚眾之術。然人亦無譽之者。○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

守隨
下篇
心賞

察官吏天下
其謂之何乎

標題

棕棚從之臣鳳翔麟遊人慷慨有氣節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

奏力不

上奇之祭酒費聞弗知也俱其賈祿乃會六堂鳴鼓聲眾鐵索鎖項以待

標題

係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溫旨勞之曰尔言是也棕棚即折却矣余

標題

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正官聞而大慙臣名遂播天下後授雲南

標題

縣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

標題

不置譖之于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旨問吏部

標題

何不默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具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

標題

復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知府○二月會試天下舉人會兵部尚書

標題

萬孝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三月廷試取

標題

費宗劉春徐瑞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

標題

事五月工部尚書王一夔卒○八月上不豫是月二十二日上崩

標題

九月初六日皇太子即位尊

標題

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皇太后母后王氏為

標題

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上

標題

皇考大行皇帝尊諡曰繼天皇帝道誠明仁敬宗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標題

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王芝

標題

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車戰爭并追奪

標題

累次降勅印信像伏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罷吏部尚書李裕及

標題

右都御史劉敷札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也○十月丙子五鼓有大

標題

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蛇蜿蜒如龍朝宇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

標題

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標題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旬內閣始少師

許

成化末內閣四

人無一不強

人意至今天

星示交而卿

智疏言以為

皆小人之輩

其可恥孰甚

也夫內閣者

臣下之儀表

也內閣一正

則進人行政

一出于正而

朝皆告人國

多碩士而中

官雖橫亦不

敢力之中制

乃置王恕之

賢而不用王

珣彭韶而不

聖進退失宜
當罰倒置言
官明王之罪
固不容誅而
亦帝心之未
正有以致之
也吁御智之
言切直不諱
漢唐中主所
不能容寬而
雖不報而終
不怒智其得
進言之道有
古大臣之風
乎

標題

人三

標題

王恕

大事

標題

人三

標題

人三

標題

人三

標題

人三

標題

人三

標題

人三

標題

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怒撫直諫都御史彭韶李識純
正可決大疑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官者陰主之也
願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方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
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捺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諄也疏上不
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過目即不
忘居龍庵貧無繼咎之給則掃樹葉蓄而焚之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
年文思警援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智馬上口占
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
驚計偕道出三石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

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知笑而不答是年王恕卒

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

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款于家遇題畫鳩文祥即奮筆

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皇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

者輒斥且言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

標榜謂鼎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目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

請一摧立法進賢糾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

興再造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

雜衙門做縣丞著歷練遂補咸寧丞皇上于茂陵詔集議桃園因

朝自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脩及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桃園乃下礼部及

我憲廟則九廟矣倘漫不

陶石簪言

礼曰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

廟親盡則遷

惟有不毀之主

則不祀毀今

議則異日
何而藏王倘
泛而議則
崇本尊親之
意而謂何故
字陳之說尊
太祖之禮則
是而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
庶几无失尊
亦无悖禮帝
之親然從洪
謨倪岳之說
也其可謂建
中和之極者
哉

群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天子礼七庙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
凡歸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以統論
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園非契稷此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
說遂使七庙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既配天又不正南面之位名與
實乖皆非礼也今憲庙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
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後寢祫祭行於前庙時
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礼禮部尚書周洪謨
及侍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
哉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伏推則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
百世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迄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宗宜于太廟
請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

標題
楊守
陳上
議祧
主

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

標題
建祧
廟于
太廟
正殿
後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 奉藏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熙祖于正

標題
殿東
第一
室

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
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標題
召王
恕為
吏部
尚書
尋加
太子
太保
先是
司禮
監懷
恩以
直道
出居
鳳陽

召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道出居鳳陽
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

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知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
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 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上前

庶几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
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

亦無不聽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喬新父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喬新父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喬新父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

林瑞本言

世恒愛司礼監

不可倚任殊

不知成化末

沈幸有司礼

監之怀恩言

行卓上可凡

表揚也何者

萬安卸夫妨

萬安卸夫妨

懷恩乃力許于上詔安而召想終無有進賢退不肖之心而得奉措之公矣嗚呼恩之賢如此而外廷之臣猶有與之

其在朝故薦往南京雖陞之實退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為刑部侍郎

此而外廷之臣猶有與之

標題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別號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哀祭祀並于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母紀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氏徽

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蓋周礼有享先姓樂舞益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登享一如奉先殿之儀上從之時有縣丞徐瑱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載天之讎當時朕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原本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恨甚私謂尹直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標題

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恨甚私謂尹直

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是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為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官時誤報李為紀又有以為寧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思不已念吳后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為心腹取為庶吉士擢為御史日與諂友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者皆房中術也悉署安臣進上遣懷恩押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

以詩無恥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者皆房中術也悉署安臣進上遣懷恩押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漸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

之徒混之屏
朝廷當世
其美宜乎為
懷均而深惡
而逐逐之也
典皆詰人有
云无汚青史
為子孫累士
大夫當三伏
斯言云

標題
萬安

看星
奧伏

標題
用

丘濬
進大

李沂
萊補

吳忠隱言

吳忠隱言

君也夫王人
爵也而謚之
可乎无臣而
為有臣天子
書子路之欺
天非王而稱
之以王其可
以欺人乎
然當何如書
曰天降下民
作之君作之
師上之尊也
君等夫師也
者君之而不
得而臣者也
故曰雖諸于
天子無北面
所以尊師也
褒之以王者
之貴焉若事
之以師之尊
乎故吳況所
議得大義焉

市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

京州蘭州等處

尹直羅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

皆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

擢南京刑京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荐之也真俗崇釋信

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

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

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多淫祠三百六一區

加祀孔子道豆彝侑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去舊號祭祀加笾

豆為十二侑彝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止加籩豆彝侑

章劾之上令懷恩伏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求無

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惧索馬而歸弟初安久在內

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危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異伏

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礼部侍郎孫弘

壁為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為妾勝子弟僮奴懷竊奔散

無餘者

擢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溥常州

宜安人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缺

為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

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上覽見之其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

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礼部發福建坊

市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京州蘭州等處

尹直羅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

皆利無耻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

擢南京刑京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荐之也真俗崇釋信

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

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

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多淫祠三百六一區

加祀孔子道豆彝侑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去舊號祭祀加笾

豆為十二侑彝為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議上止加籩豆彝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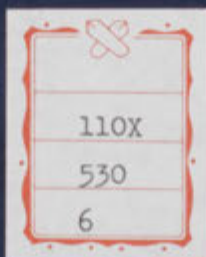
內田氏
圖書記

皇朝典訓

我善大補也
補之尊也
我之民補之
曰入朝也
楚當同成書
心補之入千
之之王其位
天兆王而補
書之朝之補
其休而大千
下平天而補
補之而補之
民出坐兆王
補之夫千人

讀史命楚之父法言曰之世謂廷賢者然則與德蘇籀對之果盡明也無
 非讀史之山帝祚存世物盛衰士女會集使遠萬人年以金氏其西對楚
 對南氣既京員長波林對為雲南對察偏對我曰文書之也直谷崇辭計
 管味無耳也直至五齡中大卒蓋文味大序行義補推禮部尚書
 十二民壯武人國京也蘭也善處○氏直竊林直文章修其四州李女省
 市代計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已見名曰
 精倫少藝軒林蘇延治類其嘉之顯金神淑事尚書命休暗祭蘇數代





110X

530

6